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75
CENTENARY

蕉風

月刊

一九七五年九月號
274期



KDN 8577 · BULANAN CHAO FOON · SEPTEMBER 1975 · \$0.50

senask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1 期 ● 一九七五年九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散文

天問·溫任平·51

感覺隨筆·張瑞星·56

雨落在三里外·黃繼豪·58

■ 通訊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沈安琳·60

■ 小說

白頭吟·鍾瑜·63

誹謗上帝的人·菊凡·75

■ 寓言

無人先生·陳政欣·79

■ 風訊·編輯室·81

蕉風月刊

二七一期

目錄

■封面畫·Soulages作品

■論述

元代散曲文學研究·雲起時·5

■詩論

燈籠·溫任平·17

那一明一滅的燈光·方娥真·20

■詩

且說江湖·林山樓·36

鞦韆·藍啓元·38

■專欄

輕描集·邁克·40

一種呼喚(學與思)·鄭百年·42

閒思錄·黃潤岳·47

元代散曲文學研究（二）

第二章 元北散曲文學的性質和形式

第一節 元北散曲的性質及運用形式

在這一節裏，我們要說明兩樁事情：一是元北散曲的性質，也就是說，元北散曲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一是元北散曲所運用的形式，也就是說，元北散曲是以什麼姿態出現，它外觀上的特色在那裏。

現在，我們先談元北散曲的性質：

散曲這兩個字，是針對劇曲來說的，爲了不使散曲這個名稱下所包含的某種具有特殊內容與形式的音樂文學不會與劇曲發生混淆起見，我們才定出散曲這麼一個專有名詞。

散曲的定義是什麼呢？散曲與劇曲又有什麼分別呢？我們以爲這兩者最大的分別，還是在於舞台動作和對白方面。所以我們不妨這麼說：凡是需要配合舞台動作和對白的音樂文學，叫做劇曲，不需要配合舞台動作和對白的音樂文學，就叫做散曲。至於散曲爲什麼不需要而劇曲需要舞台動作和對白呢？原在於散文與韻文的問題。用來註明舞台上的動作和演員之間的對白文字，屬於散文，而用來歌唱，用來描寫外界景物，抒發演員（或歌唱者）內心感情的文字，却屬於韻文。如果純粹以韻文來交待上面所說的這些東西，而又能使到整篇作品看起來完完全全，有頭有尾，這是萬分不容易做到的事。而劇曲

所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個完完整整的故事，既然要使故事完整，那就非有舞台的動作和對白不可。散曲中雖然也有記述的部份，但到底是描寫的部份佔大多數，必須用到敘述的地方是有限的，所以也就不必要用到舞台的動作和對白了。

寫到這兒，有一點我們必須指出：有些曲子，本來是在雜劇中，屬於雜劇的一部份的，但是編書的人將科白都刪掉了，只拿出韻文的一部份，使它們變成了散曲，像「詞林摘艷」和「雍熙樂府」裏的一些曲子一樣，這些曲子，便不能算是真正的散曲，這一點，是我們應該留意的。

最後，對於散曲的性質，我們應該再強調一番：散曲和雜劇雖然都叫做元曲，但一是新詩，一是戲劇。從文字的性質上說，它們是同一個源流的，但是從文學的性質上說，它們就不能被看成是同一種東西了。它們是各有獨立的生命，即詩歌的生命和戲劇的生命。

雖然我們不應該否定劇曲在元代文壇上所佔的重要性，因為在這一段時間裏，文壇上的確產生了不少偉大的劇曲作家，如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王實甫等，他們的作品，不但受到一般觀眾熱烈的歡迎，而且對於明代的戲劇文學也起了很大的影響，但是戲劇到底是戲劇，它是一種搬演故事的东西，這種搬演故事的东西儘管也能够用來寄托作者的思想，但總是隔着一層，不像散曲那樣，可以讓作者更直接地把他內心的感情抒發出來，成爲一種純粹屬於性靈方面的結晶。也就是這個緣故，所以元代的散曲，價值更高，也值得我們對它作單獨的研究，以便從中窺探當時的作家們心靈深處的活動。

接下來，我們再談散曲的範圍：

散曲的範圍，包括小令和散套兩種。本來，所謂小令，是針對套曲而言的，因為套曲的體製比較大，所以體製小的就叫做小令。而所謂散套，是針對劇曲裏面「不散之套」而言的。不過也有例外的情形，如明周憲王有煥所寫的「誠齋樂府」，一共有兩卷，這兩卷的內容，實際上都是散曲這一類東西的，但是作者題前一卷爲散曲，後一卷爲套數，好像散曲和套數是兩種不同的東西的樣子。同時，前卷的內容全是小令，作者便稱它做散曲，可見後卷的所謂套數也就是散套這種體製的東西了。這樣一來，套數也就變成了散套的另外一個名字。至於小令，元芝菴「論曲」說：「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王國德「曲律」說：「所謂小令，蓋市井所唱小曲也。」因爲這個緣故，所以無論散曲，小令或套數，都有兩層意思。現在，我們把這兩層意思分別寫在下面：

散曲：（一）本意——凡是沒有科白相連貫的就叫做散。它是對有科白的劇曲而言的。可以分成散套和

小令兩種。

(一)別意——也就是小令。凡是不聯絡成爲一套的就叫做散。這是對套曲而言的。

小令：(一)本意——散曲的一種。它的體製比較短小。它是對成套的曲子而言的。

(二)別意——是街市俚俗的小調。

套數：(一)本意——是由許多首曲子聯合在一起所成的，有首有尾。它同時包括劇曲的套數和散曲的

套數。

(二)別意——也就是散套，是同一種東西的兩種不同名稱。

除了以上所說的散曲、小令、套數這幾個名稱之外，還有所謂樂府，清曲，大令，葉兒等，對於這幾個名稱，我們不準備在這裏加以詳細的說明，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弄清楚的是：前人的著作裏面提到散套的地方，固然作者所指的是散曲，就是提到葉兒或稱清曲的地方，作者指的也是散曲。至於提到樂府，提到套數的地方，作者所指的可能是散曲，也可能不是散曲。提到小令的地方，作者所指的是散曲的可能性就最少了。作者所指的司能壓根兒就不是曲，而只是俚歌而已。

第二節 小令的體製和曲牌的名稱

在上一節裏，我們已經約略地談到包括小令在內的散曲的性質，這一節裏，我們接着要談的是小令的體製和曲牌的名稱。

小令的體製，普通可以分成三種，就是單用小令，摘調小令和帶過曲。

(一)單用小令：所謂單用小令，就是指單闋的曲子而言。它是散曲裏面最簡短的一種曲子。這種曲子，很像一首詩，也很像一首詞。而在體製方面，它可以說比詩詞還要簡單，因爲這種小令，在押韻的時候，是一韻到底的，而詩詞却常常需要換韻。也就由於這種曲子的結構是這樣的簡短，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曲裏面的單位。現在，我們選出一首單用小令來做一個例子，加以說明：

紅錦袍

無名氏

那老子

彭澤縣懶坐衙，卷將文倦押。

數

十日不上馬，柴門掩上咱，籬上看黃花。

愛的是

綠水青山。

見一個白衣人來報，來報五柳莊幽靜煞。

這是黃鍾宮裏面的曲子。它的句法是六五，五五五，四五六，一共八句，用了六個押韻的字：衝、押、馬、咱、花、煞等。字數方面，除掉襯字不算，計有四十一字，所以實在是非常短小的一首曲子。再看黃鍾宮裏面的另一闕曲子「八月圓」：

八月圓

張可久

西風吹得閒雲去，飛出爛銀盤。桐陰淡淡，荷香冉冉，桂影團圓。（么篇換頭）鴻都人遠，霓裳露冷，鶴羽天寬。文生何處，瑤台夜永，門掩殘紅。

這首曲子的句法是七五，四四四，共五句二韻。前面已經說過，散曲並不像詞那樣，詞一闕，或係單調，或係分上下兩片，或係分三片四片等形式。所以即使到了換頭的時候，一曲牌有無必要具備么篇或換頭，都有一定的形式，由曲牌的性質而有不同，不是隨便配用的。這首曲子不用襯字，連么篇算在內，也只有四十八個字，這還不是一首簡短的曲子嗎？

小令是有它專用的曲牌的，所以作小令的時候，必須辨明所用的牌詞，是不是適合於單用性質。譬如「賀聖朝」這首小令，入黃鍾的，就可以作為小令用，如果入商調的，就只能作為聯套用了。現在，我們將小令專用的一些曲牌名稱寫在底下：

黃鐘 賀聖朝、紅錦袍、晝夜樂、八月圓。

正宮 黑漆弩、甘草子、漢東山。

大石 百字令。

小石 青杏兒、天上謠。

仙呂 三番玉樓人、錦橙梅、賞花時、憶王孫、太常引。

中呂 攤破喜春來、蘇武持節、喬捉蛇、醉高歌、滿庭芳。

雙調 河西水仙子、華嚴讚、祇神急、驟雨打新荷、風入松、得勝樂、青玉案、魚游春水、秋江送、橋郎兒、河西六娘子、新時令、山丹花、十棒鼓、殿前喜、皂旗兒。

越調 凭欄人、南鄉子。

商調 百字知秋令。

上面所列出的曲牌，也有些可以同時列入兩種宮調中，如南呂的「金字經」也入雙調，雙調的得勝樂也入仙呂。還有一點，上面這幾十個曲牌，雖然為小令所專用，但是通常並不習用。習用的只有「蘇

武持節」(一名「山坡羊」)，「凭欄入」，「大德歌」三個曲牌，其次是「河西六娘子」、「百字折桂令」，其餘的都是比較偏僻的。

(二)摘調小令及其所屬曲牌名稱

所謂摘調小令，是指把套曲裏面比較精彩的一二闕調子，從全套內摘出來，作為小令看待。底下是兩個摘調的例子：

小石青杏兒

趙秉文

也

風雨替花愁。風雨過花 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朝花謝，明朝花謝，白了人頭。(公篇)乘興

揀

兩三蕩，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這闕調子的句法是五、六、七、四四四、共六句，用了愁、頭、休三個韻。這闕調子是專門用在套曲裏的。

塞鴻秋

貫雲石

戰

感起我

展

幾句

空教我停

西風幾點賓鴻至，

南朝千古傷心事，

花箋欲寫

知心事。

霜毛半响無才思。

懣懣剛

往常得興時，一掃無瑕疵。今日箇病 寫下兩個相思字。

塞鴻秋是正宮裏的調子，它的句法是七七七七、五五、七、共七句，押的是至，事，事，思，時，疵等韻。

因為摘調小令，也就是小令與套曲兼用的調子，數目比單用小令多，而且其中習用的佔了一半。現在我們把這六十多個調子寫在底下：

黃鐘 刮地風、出隊子。

正宮 塞鴻秋、叨叨令、醉太平、小梁州、六么遍、白鶴子。

仙呂 後庭花、醉扶歸、遊四門、寄生草、醉中天、節節高、金盞兒。

南呂 鬪金經、四塊玉、玉交枝、梁州。

中呂 滿庭芳、喜春來、醉高歌、紅綉鞋、普天樂、朝天子、上小樓、迎仙客、四邊靜、四換頭、掛枝兒。

般涉 耍孩兒。

高調 梧葉兒、涼亭樂、醋葫蘆。

越調 天淨沙、小桃紅、寨兒令、黃鶯微、雲裏梅。

雙調 折桂令、水仙子、慶東原、駐馬聽、撥不斷、

清江引、落梅風、沈醉東風、步步嬌、碧玉簫、沾美酒、殿前歡、阿納忽、慶宜和、賣花聲、得勝令、春闈怨、風入松、胡十八、月上海棠、快活年、牡丹春。

汪經昌「曲學例釋」說：「摘詞小令，原係聯套曲牌，或以聲律優點，或以詞章清麗，而為曲家采擷，從套曲內摘出單唱，傳詠既久，亦視同小令無異，特以入套為主耳。」任納「散曲概論」卷一說：「作詞十法中第四法用字條有曰：「套數中可摘為樂府者能幾。据此，所謂摘調一種辦法，元人固確有之，特不甚著耳。」根據二氏的說法，可見摘調小令仍然以用在套曲中為主，而且在應用上也不十分多，不能視為普遍的作曲體製。

(三)帶過曲及所屬帶過曲名稱

所謂帶過曲，就是指作曲者就一曲調為本，再拿其他的曲牌通過音樂技巧的考慮而連綴成一單元。不過應該注意的是這兩闕曲調之間，在音律方面，一定要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這兩闕曲調，是一定要能够銜接起來的，所以它們當然是屬於同一音色裏面的曲子。要是作者填了兩闕之後，覺得還是沒有把要說的話說完，那麼，他還可以再填一闕，湊成三闕。通常是以三或四為最大數目，如果作曲者想連綴比三曲或四曲還多的曲子，那他大可索性去作一套套曲好了。說到名稱問題，有時只用一個帶字，或只用一個過字，也有帶過兩個字都不用，而用一個兼字，更有稱為兼帶的，其實這些字眼的意思都是一樣，都是在表示不是單獨存在的曲子。底下就是一首帶過曲：

醉高歌帶過攤破喜春來 旅中 顧君澤

(醉高歌) 長江遠映青山，回首難窮望眼。扁舟來往蒹葭岸，煙鎖雲林又晚。(攤破喜春來) 籬邊黃菊霜綻，囊裡青蚨逐日慳。破情思，晚砧鳴。斷愁腸鴛鴦馬韻，驚客夢曉鐘寒。歸去難，脩一簡，

兩字報平安。

這首帶過曲只有兩闋曲調，即「醉高歌」和「攤破喜春來」。前者的句法是六六，七六，共四句，用四個押韻的字，山、眼、岸和晚。後者的句法是七七，三三，六六，三三三，共九句，韻脚是綻、鏗、鳴、韻、寒、難、簡、安八個字。

快活三帶過朝天子四邊靜

馬謙齋

恰

正

陰

（快活三） 簾前社燕忙，枝頭楚梅黃。當空畏日熾炎光，楊柳迷深巷。（朝天子）北堂，草堂，人在羲皇上。亭台瀟灑近池塘，睡足思新釀。竹影橫斜，荷香飄蕩，一襟滿意涼。醉鄉，艷妝，水調誰家唱。（四邊靜）紅塵千丈，豈羨功名紙半張。

這首帶過曲一共由三闋曲調合成，即「快活三」，「朝天子」和「四邊靜」。「快活三」的句法是五五，七五，共四句。韻脚是忙、黃、光、卷四個字。「朝天子」的句法是二二五，七五，四四五，二二五，共十一句，韻脚是堂、堂、上、塘、釀、蕩、涼、鄉、妝、唱十字。「四邊靜」的句法是四七，四五，四五，共六句，韻脚是丈、張、訪、放、狂、狂、上七個字。

現在，我們再把帶過曲的宮調和曲子寫在底下：

正宮 脫布衫帶小涼州，小涼州帶風入松。

仙呂 後庭花帶青歌兒，哪吒令帶鶻踏枝寄生草。

南呂 罵玉郎帶採茶歌，罵玉郎帶感皇恩採茶歌。

中呂 十二月帶義民歌，醉高歌帶喜春來，醉高歌帶攤破喜春來，醉高歌帶紅綉鞋，快活三帶朝天子，快活三帶朝天子四換頭，快活三帶朝天子四邊靜，齊天樂師紅衫兒。

越調 黃薔薇帶慶元貞。

雙調 雁兒落帶清江引，水仙子帶折桂令，雁兒落帶得勝令，雁兒落帶清江引碧玉簫，一錠銀帶大

德樂，沽美酒帶太平令，沽美酒帶快活年，對玉環帶清江引，楚天帶遙帶清江引，梅花酒帶

七弟兄，竹枝歌帶側磚兒，江兒水帶碧玉簫，錦上花帶清江引碧玉簫。

以上這些帶過曲中，比較常用的只有「脫布衫」帶「小涼州」、「駛玉郎」帶「感皇恩」、「採茶歌」、「水仙子」帶「折桂子」、「雁兒落」帶「得勝令」、「沾美酒」帶「太平令」、「對玉環」帶「清江引」這六調。這些都是在同一個宮調裏面的帶過曲。至於不在同一個宮調裏面的，有中呂帶雙調 醉高歌帶殿前歡，滿庭芳帶清江引。正宮帶雙調 叨叨令帶折桂令。可見不同一個宮調的到底不多，究甚其原因，當然是音律的關係。

第三節 北散套的體制

說過了小令的體制之後，接下來應該再談談散套的體制了。

散套的體制，要注意的有三點：

1、散套是由同一個宮調裏的兩闋以上的曲子相聯而成的。宮調雖然可以不同，但是管色一定要相同。最長的散套是劉致「上高監司」正宮端正好一套，一共多達三十四調，不過普通的散套只有十調左右。

2、散套全套各調所押的韻必須相同。這一點最重要。

3、每一套散套的最後一定要有尾聲，以表示這是一套首尾俱全的完整散套，同時也表示這套散套的音樂就到這裏結束。

如果一套散曲具備了上面這三個條件，那就是一套「尋常散套」。南套的「尋常散套」，在組合的形式上，多數分爲引子，過曲，尾聲三部份，而北套的「尋常散套」，它的套式是：引曲加上正曲再加上煞曲。

爲了便於說明起見，我們不妨來看看底下這個例子：

關漢卿

關漢卿

（北仙呂翠裙腰）曉來雨過天橫秀，野水漲汀洲。闌干遍倚空回首，下危樓，一天風物暮傷秋。

乍

（六么遍）涼時候，西風透。碧梧脫葉，箇暑纔收，香生鳳口，簾捲玉鉤，小院深閒清晝，清幽

聽
聲聲蟬噪柳梢頭。

（寄生草）爲什麼，爲什麼，^爲蕭郎一去今經久。玉台寶鑑生塵垢，綠窗冷冷針繡。豈知^人玉腕釧

兒鬆，豈知^人兩葉眉兒縷。

（上京馬）他何處，^共誰人携手。小閣銀屏歌殢酒，^早忘了咒，^不記得低低縷。

（後庭花煞）掩羞暗含羞，開樽越釀秋，悶把苔牆畫，慵將錦字修。

在這套散套裏，一共有五闕調子，都是屬於北曲「仙呂」這一個宮調裏面的曲子。押韻方面，所有五闕曲子所用的韻脚都是相同的；「翠裙腰」的韻脚是秀、洲、首、樓、秋。「六么遍」的韻脚是候、透、收、口、鈎、畫、幽、頭。「寄生草」的韻脚是憂、愁、久、垢、綉、縷。「上京馬」的韻脚是手、酒、咒、縷。「後庭花煞」的韻脚是羞、秋、修、流、休。至於組合的形式，作爲引曲的是「翠裙腰」，「六么遍」是正曲，煞曲是「後庭花煞」。這樣說來，「闌怨」便是一套「尋常散套」了。

除了「尋常散套」之外，又有所謂「重頭加尾聲套」。「尋常散套無尾聲」、「重頭無尾聲套」等。關於這幾種套曲的結構形式，我們也一並在這裏說一說：

「重頭加尾聲套」：就是用一個調頭以成爲一套。這種散套，本來只有南曲中才有，後來北曲中也有了。依照重頭成套的規則，是不必加尾聲的，但是有時因爲作者的話還沒有說完，綴上了幾句結語，結果就變成既重頭而又有尾聲了。

尋常散套無尾聲：尋常散套在原則上是要有尾聲的，但是在下列三種情形的任何一種情形之下，可以不必加尾聲：（一）所用的曲調有特別的情形。（二）用帶過曲作結者。（三）最後所用的那個調，可以用來代替尾聲者。

重頭無尾聲套：有時用三個調子或四個調子，分別寫成兩闕曲子，或者四闕曲子，以成爲一套，就可以不必加上尾聲。還有，如果兩個調子的重頭，是相向排列的，如：「引」、「白練序、醉太平」、「白練序、醉太平」，也可以不必加上尾聲。

汪經昌「曲學例釋」中說：「凡套數有長套短套之分。」現在，我們接下來要談的，就是散套形式

的類別，也就是長套和短套的分別。

長套與短套的分別在於所聯成的調子的多寡，普通在王調以內的套曲，叫做短套，超過這個數目的，就變成中套或長套了。不過根據已有的套式看來，屬於長套的套曲畢竟不多。現在我們分別引短套及長套各一套，作為例子：

別情 (短套)

(仙呂祇神急) 綠陰籠小院，紅雨點蒼落。誰想東君，也是人間客，縱分連理枝，漫解合歡帶。傷春早是心地窄，愁山和悶海，暢會裁排。(六么遍) 暗別離怨風流債，雲歸楚岫，月冷秦台。當時眷愛

，如今阻隔，準備從今因他害。冷清清日捱月怎生。

到 牡丹開 空等待。翠屏香裏掩東風，

舖成 愁境界。

(賺尾) 無情子規聲更長，暢好明白。既道不如歸玄，看你幾聲兒攛掇得那人來。這套散套只用四個調子聯成，所以是散套中的短套。它的主幹是祇神急和六么遍二調。

辭朝 (長套)

(北仙呂點絳脣) 寧可強如身臥糟丘，命懸君手。尋幾箇強如知心友，樂以忘憂，願作林泉叟。

(混江龍) 布袍寬袖，樂然何處調王侯。但樽中有酒，身外無愁。數着殘棋江月曉，一聲長嘯海門秋。山間深住，林下隱君，清泉濯足，強如閒事繁心，決生涯。一味勝如誰參透。草衣木食，肥馬輕裘。

(油葫蘆) 雖住在 洗耳溪邊不飲牛，貧自守。樂閒身翻作抱官囚，布袍寬，擎雲手，玉霄占斷談江。

吹簫
訪伍員，棄瓢學許由。野雲不斷深山岫，誰肯官路裡半途休。

急
（天下樂）明放着伏待君王不到頭，休休，難措手。遊魚兒見食不見鈎，都祇爲半紙名，一筆勾，

回頭兩鬢秋。

誰待似般落花，鶯朋燕友，誰待似轉燈，般龍爭虎斗。你看這向迅指，鳥飛兔走。假若

名利成，至如田園就，都是些去馬來牛。

（鵲踏枝）臣則待醉江樓，臥山丘，一任教談笑虛名，小子封侯。臣問道仕路上爲官倦手，枉沉埋

了錦袋吳鈎。

（寄生草）但得黃鷄嫩，白酒熟，一任教疏籬墻缺茅庵漏。則要窗明坑暖蒲團厚。問甚身寒腹飽麻

衣舊。飲仙家水酒兩三甌，強如看翰林風月三千首。

（村裏逐鼓）臣離了九重宮闕，來到這八方宇宙。尋幾箇詩朋酒友，向塵世外消磨白晝。臣則待領

着紫，携白鹿，跨蒼虬，觀着山色，吟着水聲，飲着五甌。倒大來省氣力，誠惶頓首。

（元和令）臣向山林得自遊，比朝市不生受。玉堂金馬開瓊樓，控珠簾十二鈎。臣向草庵門外見

瀛洲。看白雲天盡頭。

（上馬嬌）但得箇月滿舟，酒滿甌。則待雄飲醉時休，紫簫吹斷三更後，暢好是，孤鶴唳一聲秋。

（遊四門）世間閒事控心頭，唯酒可忘憂。非是微臣常戀酒，歎古今榮辱，看興亡成敗，則待一醉

解千愁。

(後庭花) 揀 溪山好處遊， 向 仙家酒旋斟。會三島十州客， 強如宴功臣萬戶侯。 不索你 問緣由， 把

玄關洩漏。 這簫聲 無 非 世間 天上有。 微臣說強口， 葫蘆掛廚頭， 打 魚船攬渡口。

(柳葉兒) 則待着 不戀你 市智中物壞人稠。想高官重職難消受， 學耕耨， 種田疇， 倒大

來 無慮無憂。

既把 世情疏， 感謝君 恩厚。 臣怕飲 的是 黃封御酒， 杖芒鞋任意留。 揀 溪山好處追遊， 就着

這 曉雲收。 冷落 了 深秋， 飲遍金山月滿舟。 那其間 潮來 正悠， 船開 當溜， 臥吹簫管到揚州。

這套散套共有十四調，所以是一套長套。北曲中適合用來做散套的套式，有侯正卿「良夜迢迢」，共十二調，鄧玉鬢「丫髻環條」，共十六調，雍熙「翠紅柳」，共十九調，也都是長套。至於這套「辭朝」長套，是以「混江龍」、「油葫蘆」爲主，而連合其他各調而成的。它是仙呂宮裏面長套形式之一。

燈籠

玻璃紙圍着的光暈，隱隱約約地襯出了燈籠的輪廓，在夜裏看來總給人一種朦朧的感覺。人走的時候，燈籠也走，風來的時候，燈籠隨之搖曳，只是那光暈變得更不穩定了些，更曖昧了些。燈籠是打從甚麼時候燃起來的呢？誰是第一個燃燈的人？這些問題，這時候已經沒有人會問起了。

在李翰祥那些金碧輝煌的宮廷片中，我看到一群群曳着長裙，梳着高髻的閨閣千金把燈籠提在頭上，迤邐而行，但是古代是否如此，我沒有做過這方面的考證，不敢瞎猜瞎說。

燈籠亮起的時候，中秋已近，今年的中秋，小孩手上多了一種一拋即响的炮仗，因此當一個娃娃笑哈哈地向自己趨前的時候，自己得提防那個笑裏是不是埋着一柄刀。

我上圖工課時要學生用鐵線或亞答葉梗製燈籠的架子，然後粘上玻璃彩紙及其他飾物。女學生喜歡做的多數是櫻桃、蝴蝶、花籃，男學生的嗜好是飛機、大象和老虎，其中一個每次都想博得最高分數的高材生很用心地做了一頭龍，長約二尺半，氣勢昂藏，眼睛特別用閃亮的錫紙捲成一個錐型貼上去，非常生動，身上用白漆繪了一片片的鱗甲，嘴張着，像在吼叫，也像在喘氣，關於此點，我問過製作人，他說他也不肯定，他遲疑地答道：「也許兩者

都是罷，老師。」嘴的前面，顫顫地抖動着兩個黃色的小絨球，那大概是龍鬚了，欲像龍在吐着泡沫。

殷乘風寫過一首這樣的詩：

那梳髻的女子木然地唱

「天靈靈，地靈靈……」

不辨面目的

黑衣人

跪伏膜拜

靈前的白幡，突然

顫動

相片裏的人

凝神地注視着

門外

兩書在風中幌動的

燈籠

他把「燈籠」二字斜着寫，是一項大胆的蓄意安排，用意是把那種在風中晃擺的動姿視覺化、強烈化，如果那是英文字 *Lantern* 即無法作如此的安排，殷乘風應該感謝的是中國方塊字，「燈籠」一詞剛好是兩個字，也是兩盞四平八穩的燈盞，只需把它們歪寫，它們就擺動起來啦，且不談這首詩用的具體詩（concrete poetry）技巧，我想指出的是此詩中的燈籠已非「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燈籠了，它象徵死亡，喪家門前高掛兩盞寫着歲數的燈籠，用意是不是為死去的陰魂照路，此點我亦未作過任何考證，所以無可奉告。就算你好奇，也勿要深夜前來問我。

幾年前看過另一部李翰祥的鬼戲，片名一時想不起來了，依稀記得開場的景是黑夜，側邊有一棵樹，樹樑上吊着一個灰白的女性屍首，一個拿着燈籠的打更人敲着梆子遠遠地走過來，還哼着幾句京腔，越走越近，無意中碰着那垂懸着的屍體，打更人懵懵懂懂地舉起燈籠一照，登時嚇得魂不附體，「嘩」地驚叫着擲了燈籠沒命地逃跑，他的驚叫聲拖曳着成了極淒厲的音響效果，那個燈籠掉在地上熊熊地燒着了，鏡頭停在燃燈的燈籠上，後面映着那灰白的懸着的物體，火舌躍動中那種恐怖是熱烈的，片名與演員表相繼打出來，這是這部戲的片頭設計。殷乘風這首詩予我的是同一類型的 *rotegane* 感覺。關於燈籠就寫到此為止，因為今天是八月十二日，中秋就在大後天，上面寫的已經够犯忌的了。

請閱溫瑞安詩集：

- 將軍令
- 天狼星詩社出版
- 每本定價式元八角

郵購地址：The Sirius Publisher,

U-31, Theatre Street.

Bidai, Perak

方 娥 眞

那一明一滅的燈光

——論溫瑞安詩中的三生輪迴與悲劇意義

自從西方文學進入中國文人的心靈以後，許多中國學者紛紛起了種種的反省。有些人認為中國文學作品中沒有史詩，如果要有史詩，必須要有悲壯的力量。我們的詩很少有悲壯的情操。如要悲壯的話，則須在衝突上加工夫，才會有大的成就。有的則認為我們沒有作品能夠歸納入亞里斯多德「詩學」中的「悲劇」定義。在批評文章方面，也有人說我們的批評文章只是詞句的堆疊，所謂的「吉光片羽」，只是缺乏有分析性的評文。這些話都可說是一部份人所反省後的一些建議。我個人認為，在本質上，中國古典文學最突出的代表是它的抒情傳統。我們讀最早的詩經、楚辭、漢賦、律詩等作品，都是以抒情爲主的。而西方文學傳統最特出的是史詩和戲劇。西方文學批評家拿史詩和戲劇作爲主要的探討對象，他們作重於客觀的分析作品中的佈局、結構、內容的衝突與張力。至於中國的批評家是拿作品中的抒情爲主要探討對象，他們雖較缺乏分析的能力，卻能很細緻地捕捉作品中無數的聯想，對於詩中音韻所能產生的許多示意作用，都能用凝煉的批評文字一點出來。讀中國古人的批詞文章好比一篇讀後的再創作（recreation）。同樣的，西方的亞里斯多德所列出的「悲劇」定義，因爲是由西方文學作品中探討出來的，中國文學作品大多數無法列入西方的「悲劇」定義

範疇內，是理所當然的。正如諾貝爾文學獎，是依西方人的文學批評基準來品評作品的，我們的作品裏縱然有什麼特長，這種特長在西方批評家眼中自然沒有他們對自己的作品那般熟悉。所以，東方的文學家們自然較難得到這份榮譽了。

要論到中國文學中的悲劇，我認為應該先溯及中國原始初民的神話。神話是原始初民本能的一種創作，而且和容格（Jung）所提倡的集體潛意識（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有很大的關聯，因為它代表大部份原始初民面臨洪荒時的切身體驗，而發自內心深處的感覺。有了這些對生命體驗而產生出來的創作，才會發展成爲後來的文學。我們先看中國原始初民對生命起源的看法，如徐整寫記盤古開天闢地的神話：

一、三五歷記

天地渾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星。

二、五運歷年紀：

元氣濛鴻，萌芽茲結，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成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理，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金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屯。

從第一則神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原始初民的心靈上，最初出現的是盤古。有了盤古之

後，再從中變化出天地以及其他的神。第二則神話中，經盤古垂死化身後，才有宇宙萬物的生成。連人類也是由自然孕育出來的。天地萬物和諧得個圓滿的太極，它們之間的存在都是平等的。這和西洋神話以上帝造天地，造人類的看法，並不相同。也就是說，西洋神話是有一個人格化的神來主宰世界的（希臘人也以宙斯（Zeus）爲人類的最高主宰者）如希伯來人信仰的耶和華，祂便是創造天地的神了。因爲這個神是人格化的，祂的形象和人並無異樣，所以西洋神話中的人和神能夠常有直接的衝突。在中國神話中，最先出現的不是神而是宇宙自然本身，因而命運的無比力量是反映在無窮無盡的大自然和時間上，人在其中，常顯得渺小。自然的浩大和人的渺小成了無比惆悵的對比。（註）但在這其間，人是否毫無抗拒的聽天由命呢？我們試看『山海經』裏有關夸父的故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

欲追日影，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將走大澤，未至，死於地。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從這段例子中，我們可以探索到中國初民如何極盡其幻想的能力去參與宇宙。在初民的心靈上，自然是浩大無比的，而夸父竟要參入這浩大的自然力量中和太陽競走。太陽在初民心目中不但是代表那有着無比力量的自然，另一方面，日出日落，也象徵着時間不息的輪轉。因爲在上古時候，日影的轉移是讓人民識別時間的。日出而作，日落以後便是黑夜的來臨。有了黑夜，才有另外一天的日子。只有這白天和黑夜令他們意識到日子一天一天的飛逝。而能造成白天和黑夜的分野便是日出日落。所以在初民心目中，日頭猶若我們現在時鐘，日夜不停息的轉移着。在「夸父追日」裏，這段人和自然參與的過程中，我們感到渺小的人是墮入了整個無窮的空閒和流動的時光中了。這無盡無窮的大自然成了命運巨大的力量，人類雖然竭盡其力，最後仍不免被這巨流吞沒。畢竟是人怎能戰勝自然呢，人怎麼能控制時空

呢。我們知道，夸父是來自土生的，也就是說他是自然所產生出來，最終他也只好棄杖成林（永遠歸為大自然的一部份了）。夸父面對困境，明知不能為而仍然絕不屈服的和命運力量奮鬥，正是具有「悲劇情操」的人物。奮鬥的結果是夸父雖然渴死，但他畢竟化為鄧林。也就是說他是由死亡而轉入另一個生命的境地。這另一個生命便能如大自然一般永生不滅。夸父不顧一切入日而最後渴死於日中，這段轟烈的過程和結果，令我們對他不顧一切的行為產生了恐懼與憐憫。而他入日後的結果更使恐懼與憐憫的情緒蒸至最高度（他入日後，一切行動都不由自主受時空的控制了）正當此時，文中的情境一轉，轉成夸父棄其杖而化為鄧林的一幕。當我們經歷到恐懼與憐憫的最高階段時，鄧林的清亮使人感到另一個生命正緩緩展開開來。這個永恆的生命形象正可以洗濯先前的恐懼和悲憫。故此，我覺得「夸父追日」有着意境深遠的悲劇性。對於自然的浩大和時間的不息，原始初民有特具的敏感，而在這般不能抗拒的命運洪流中，同樣的悲劇精神使炎帝之女被溺而化為鳥，但仍要填平大海。請看「山海經」中精衛鳥的神話：

發鳩之山，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我們在後來所發展的古典詩中，常看到象徵時間的江流在詩中出現。如「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中比喻時光一去不復返的感嘆。「鳳凰台上鳳凰遊，鳳去台空江自流」裏時光的不能止息。杜甫的「江流石不轉」也是同一意義的江。以不息流動的水象徵時光的不停留。這種感嘆和恐懼在原始初民心靈上早已孕育了。以上精衛鳥的神話便是很好的例子。炎帝之女游東海，溺而不返，最後化為精衛鳥。而這麼弱小的一隻小鳥，竟也負起悲劇英雄的情操，想用渺小的力量把浩大的海洋填平。大海不但是精衛鳥巨大無比的命運（因它主宰了精衛鳥生前的生死）也是和不息流動的時間有同樣的作用。所謂時光催人老，人的生命也無形中受時間的控制。如果時間能靜止，也等於人的生命能長存不朽。精衛鳥填平大海不但可以看作是人參與宇宙的行為（此時人已化為物的形象），也同樣是要窺視時光的奧秘的一種理想，更企圖想在最後征服這不可抗拒的命運。這其間的過程正具有悲劇精神

的色彩。雖然炎帝之女死了，她化爲精衛鳥的情景正代表原始初民對生命的熱誠，盼望死後能有永恆的來生。

在中國神話中，人和自然之間的衝突是和諧的。本來渺小的人和大自然一對照起來，實在是不成比例的。所以我不用「衝突」而用「參與」二字，也是因爲它們之間是在和諧中爭鬥的。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神話發展下來的寓言）都是憑着一股執着到底的信念。后羿射日，最終把九個太陽射落下來，這是人與自然爭鬥後人所得到的勝利。雖然后羿最後不能成爲神，但卻由他的妻子嫦娥達到了這項願望，化爲明月，永照人間。（明月是自然的一部空，而且像是彌補后羿射下的太陽）這也正顯示，人到最後還是和諧的歸附大自然。而嫦娥化月卻正是人從有限生命躍入無限生命中的一種目標，這個目標在人和自然的一番鬥爭後終於達到了。原始初民都有一個寄託，把死亡後的生命寄託在永恆的來生中。而中國的悲劇正是在於人和自然參與的過程裏由人的渺小和大自然的對照中顯示出來的。最後雖然人是勝利了，但仍不免還是和諧的回返成爲自然的一部份，以能夠達到求取永恆的生命爲目標。「愚公移山」中的愚公雖不自量力，但正是由於他的不自量力而感動了天神，使他完成了心願。他能够感動天神也正顯示他內在的力量戰勝了自然的力量，也就是說他是在和諧的衝突中求取勝利的。

對於大自然和時間流動的不能抗拒，這份敏感在原始初民的心靈上早已萌芽，發展到後的古典詩中，有許多都具備這種哲思。如劉禹錫的「烏衣巷」一詩：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首詩正是中國初民對宇宙時間一脈相傳下來的看法。詩中所展現的人世是短暫如浮雲的。而不管世事如何變遷，時間仍然是無休無止的進行它對人生的劫奪。這首詩沒有把自然描寫得如何浩大，自然的浩大和時間的流動都隱藏在文字背後，沒有直接的表達出來。而是以一個王朝的輝煌至沒落的這段過程中，來反映出宇宙和時間運轉的力量。我們看看第一句和第一句：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詩的一開始便點出了人的事物和自然的對照。朱雀橋本是昔日王導和謝安住過的地方，本是富貴人家之地，這是屬於人世上的繁華。但緊接的詩句是「野草花」，本來繁華富貴的地方，如今任由野花草爬滿了。野草花給人是荒蕪沒有人跡的感覺。朱雀橋這地方是曾經轟烈過，曾經熱鬧過的。這兩種絕然不同的情境放在一起，形成了極強烈的對比。同樣的，第二句也是以上面四個字「烏衣巷口」和下面的「夕陽斜」作爲人和自然的對照。這不但是字與字之間的對比，也是兩種不同意念的對比。短短的兩行詩句，已把變幻無常的人生點了出來。是什麼使我們感到人生如蜉蝣般的短促呢，就是隱藏在文字背後的時間和自然，這兩者之間所映照出來的命運力量了。第三句和第四句較着重於人和事物的描寫：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在這兩行詩句中，繁華人家的寵物燕子出現了。這裏的燕子本是富貴人家閒情逸緻的點綴。如今因爲世事變遷，舊時棲息的地方已然荒廢一片，它們只能飛到平常的百姓家裏去。初民神話中的人和自然萬物，都在和諧中着平等的存在。正如我前面所說，它們之間相輔相生，和諧圓滿的在一起。所以初民神話裏有些神也是由「物」衍化而來的。「山海經」中所記載的西王母，說她是「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其他許多神也都是半人半獸狀的。所以先前所舉例的精衛鳥的故事中，精衛鳥是由炎帝之女（人）死後化成的。這也可以說不但人能够參自然，物也一樣能够參與自然之中，而且更企圖征服自然呢。「烏衣巷」這首詩是否延續着精衛鳥的悲劇精神，精衛鳥的悲劇精神是否在不知不覺中傳到劉禹錫的靈犀中呢，所以他筆下也出現了與人有相等存在的燕子。在樓起樓塌的哀聲裏，那隻飛入尋常百姓家的目擊者——燕子，是不是與精衛鳥有着同樣延續香火，窺視時間，參與自然的身份呢？劉禹錫這首詩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一息香火或已絕滅，這隻燕子卻是唯一的見證者，它是目擊樓起樓塌的見證人，只有它能背負延續香火的重任，飛入百姓家裏去（燕子的另一個世界），只有在這種輪迴中（由過去的世界飛進現在的百姓家，來延續未來的世界）燕子才能繼續生存。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初民的神話裏，不但人擁有來生的世界，人與物之間，物與物之間也有其三生輪迴。「烏衣巷」這首詩不但簡短，而且每一句詩句都能淡淡的把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反映出來。人世的一切對這種變化卻完全不能抗拒，最後只能隨着它的流動而消逝無踪。

人生的一切功名富貴，只剩下一片破敗的形象，映照在浩大的宇宙裏。這破敗的形象讓我們產生對命運洪流之恐懼與憐憫。而人類對生命的熱望卻是這恐懼與憐憫之後的洗濯作用（Catharsis）。

在古詩詞中，許多短短的句子都能把人生宇宙對照的悲劇反映出來。這兒我再略略提一提李白的「憶秦娥」，茲錄下「憶秦娥」其中的兩句詞：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這短短的兩句詞裏，昔日漢家的王朝，在無窮無盡的時光流動中，在無盡無涯的自然運轉中，已成了殘照下的墓陵。儘管它曾經如何顯赫，但在命運的洪流中必將倒塌。像人活在世界上，儘管知道自己最終的歸宿是死亡，但仍會執拗的活下去一般，活下去便是對已知的命運的一項挑戰。這首詩中的西風殘照是自然景象，漢家陵闕是大自然景象反映出來的最後結果。人生的事業，許多活生生的歷史，在時空的運轉中一一消失，最後成了人們憑弔的墓碑。這種必然的消失同樣令我們產生命運的恐懼與憐憫。而這份憑弔卻令我們對人生在宇宙的存在意義有着無限的沉思和默念。這種淡遠的情懷，中國古典詩人常用深遠的感情流露出來。但同時又能含蓄的將它把握。這正是中國抒情傳統的特色，也能完成了中國式的崇高悲劇性（Sublime tragic Passion）

上面我講了許多，最主要的是嘗試以這個觀點來看溫瑞安的作品，是否能令我們有同樣的低迴呢？前面說過在中國初民的心靈上，自然的運動力量雖能代表為他們的命運，但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仍是和諧的。那麼，我們先來看看溫瑞安的「佩刀的人」這首詩裏的人自然。以下是其中的一節詩：

究竟是刀佩着人，還是人佩着刀？

那佩刀的人，究竟是不是

我，我不是那佩刀的人？

從這蒼涼風景裏我走過

還是我被這蒼涼的風景走過

在平常中，我們總是會以為自己是佩帶着一把刀，而沒有理由是由刀佩帶我們的。但

這節詩卻是反客爲主的問出以上的問題。到底是人指使着自然（這裏的刀可說是自然的代表，風景是另一代表）還是自然指使着人呢？我們到底是被風景走過呢，或者我們只是風景的過客。可能不可能我們隨着宇宙時間的運轉力量（詩中的風景）而出現，然後又再隨着它不止息的流動而消失呢。所以一切可能是由自然控制着我們（如詩中刀佩人之意象）這首詩裏的人和自然是融合無間的。而在這一連串的問題中，自然的浩大也從中展現出來。

對於時間流動的敏感和應用，溫瑞安詩中也常出現過。茲舉出下列的詩句。

看一捲浪花盞來

把我激成溫柔

看一角飛簷

把我烙成安定

這是「袈裟」裏的一節詩句。「袈裟」一詩共分三襲衣。第一襲到第三襲是描寫一段從少年一直到老年的生命過程。這個少年本是意興盪飛，英氣風發的人：

十六歲你用劍去認識沙場

沙場用血來認識你的劍

這是他少年時的情景。但經歷過一連串的风霜，年紀大時落得比常人更寂寞。所以有「看一捲浪花盞來／把我激成溫柔／看一角飛簷／把我烙成安定」的感嘆。浪花本是洶湧不斷的，勇往前進的，這和少年人的性格本極相似。無奈時間把人的意志和年青漸漸洗盡了（這兒的時空運轉正是以滔滔不絕的浪花來顯示）所以說他少年的激情最後也漸漸安靜了下來。飛簷正是令人感到意興盪飛的意象，但經過時間的洗滌，也終於安定的垂下來了。「烙」字用得斬釘截鐵一般肯定，正表示它不可抗拒的力量。

有了這兩個對自然和時間看法的例子。我們進一步來看溫瑞安的「碑帖」一詩。「碑帖」一詩共分三帖。第一帖：關帝公，第二帖：觀世音、第三帖：如來佛。這種分法很像中國傳說裏主要的神的排位法：以如來佛爲最大，觀世音其次，最後是關帝公。作者依照傳說裏衆神排列的秩序而把關帝公放在第一帖，觀世音放在第二帖，力量最大的如來佛放在最後一帖。把這個傳說運用入這首詩中，使我們聯想到另一點：這首詩分爲三帖，我們可否把它列

入中國人迷信人生在世有三生輪迴的這一個傳說呢？（如「夸父追日」裏的夸父，死後化爲鄧林，也可以說死後有另一個來生）而在三生之後又是怎樣一個情景呢？中國人還迷信，這三生過後仍然有七世之說。生命就是這樣無止無終，借着輪迴的過程延續下去。「碑帖」一詩中的人似乎是一個幽魂，經歷了人生後，又來到它的輪迴中，無助的探問自己的存在。在第一個輪迴中（第一帖），有下列詩句：

我必然熟悉，似是三朝回魂

我必然來過這裏，午夜夢迴

往昔有人來過，以後仍有人來此

誕生或猶未誕生的那

陌生而又熟悉的墜樓人

詩中的「我」那麼茫然的來到這個地方。在第一帖中的第一節詩裏，我們看到那半明半滅的燈火。到了第三帖的最後一節詩中，我們又發現那一明一滅的燈火意象，我想這是作者別具匠心的安排。這似乎是走到最後一次輪迴時，也等於回到原來的第一次輪迴中。在溫瑞刻的許多其他的詩中，我們常可以發現這種輪迴關係。像「木蘭舟渡」一詩裏，就有分「此刻的江岸」，「過去的江岸」和「未來的江岸」，茲錄下其中一節詩：

渡到江岸，又自江岸

渡了出來，到了舊時的

江岸，而江岸仍在對岸

在江岸前我們猜測江岸

又如「未來的江岸」裏，有另一節同樣的意念：

木蘭舟，昔日的江岸

聳峙在面前，未來的

江岸，流離在昔日的

洋。這便是結，這便是

果。此刻的江岸

重現又還魂，推出

舊日與未來，昨夜與今宵

江和岸都屬於無限的宇宙天地，只有那一葉小舟是代表人世的有限世界。而以渺小的一葉小舟浪濺過三個江岸（三生輪迴）正代表人對生命的熱誠，對死後的世界寄以無限大的祈望。希望能生生不息的活下去。在另一首詩「屏風四扇門」中作者換了另一層意象來表達出同樣的主題。「屏風四扇門」裏共分有四扇門，第一扇門為「前生的門」，第二扇門：「今生的門」，第三扇門：「後生的門」，最後一扇門的標題是「什麼門？」這「什麼門」比「木蘭舟渡」的「過去」，「此刻」與「未來」還要更進一步，也可能是「前生的門」，「今生的門」，「來生的門」一個總合。以下是「屏風四扇門」的詩句：

從前生的門亮開；

正是今生的前門，門閉後

復開，又過了來生的門檻

門門相接，亮了燈，亮了

燭火，卻又正是；

前生的門！

這些例子使我想起了艾略特在「焚燬的諾墩」（Burnt Norton）的詩句：

時間過去以及時間將來

可能存在過和已經存在過的事物

指向一個始終存于現在的盡頭

這幾行詩和溫瑞安的意思不謀而合。艾略特較善於用哲學式的思考表達出來。溫瑞安則是應用詩的意象暗示出來。另一點不同的是，溫瑞安是用中國傳說中的輪迴觀念（富有佛家的宗教色彩，只是把它運用到熱鬧的人世裏而已），輪迴是有三生的，艾略特詩中雖沒有，但同樣卻是指到了盡頭便等於開始這一主題。正如溫瑞安在最後一個輪迴裏（碑帖裏的第三帖）有第一個輪迴中（第一帖）所出現的燈火，是同樣一個道理。在此我無志將艾略特和溫瑞安的相同與相異處一一作比較，這兒只是順筆帶上吧了。我們現在再回到「碑帖」一詩中

。「碑帖」裏的幽魂，死後再渡過他的三生，在不存在中尋找他的存在，而他卻看到昔日被人稱頌的關帝公（也可能是他自己）

大紅布似血一樣自雙肩披下來

關帝公，那血一般的臉

威武地被挾持在

關刀與璽印之間，憤怒地看着

大紅布本來也是可以象徵當時關雲長那轟轟烈烈的過去生活，但如今卻像血一般披下來。而關雲長的紅臉本是他威武的標誌，如今卻是無可奈何的被挾持在關刀與璽印之間。這幾行詩裏，從大紅布如血，關雲長威武卻被挾持，一直到憤怒的在關刀與璽印間看着的過程中，字與字之間，句與句之間及行與行之間所用的矛盾語法（Language Of Paradox）都是極傳神的。大紅布本來是輝煌的，但它卻像血一般讓人感到恐怖。關雲長的臉雖威武，卻是被挾持在關刀與璽印之間。關刀與璽印雖是死的物件，但作為英雄的他卻不能掙脫它的桎梏，只能憤怒地看着。

關雲長這個在「三國演義」中威名四震的英雄，他的功名事業，是怎樣活生生的熱鬧過呢。但無論他是怎樣的英雄豪傑，最終也不免消失在命運的洪流中。試想，有什麼比叫一個豪氣干雲，英勇無敵的英雄「從來沒有／沒有那麼閉過」，「從未那麼不近人情，那麼神過」的事更令他感到悲哀呢。在他有生之時，他是絕不會這樣坐視人間的不平的啊。全詩到了這裏，時間和空間突然一變，鏡頭從現在的地點轉向過去的史蹟中。

從桃園結義，從賺城斬車胄

無論是千里走單騎，還是五關斬六將

都從沒有，從來沒有那末冷肅過

義釋曹操或黃漢升，甚至單刀赴會

刮骨療毒夜讀春秋，放水擒七軍時

都從來沒有，沒有那末閉過

雖然詩中並沒有提及時間，但從關帝公的史蹟到如今被供奉在神位上的過程中，我們感

到時光的不息流動。而且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穿插着。這個英雄在過去英勇的奮鬥後，又再度回到此刻中的他：

直瞪着這繽紛而腐爛的城，乾巴巴的
從未那麼不近人情，那麼神過

只能在深深的深夜裏，孤寂的廊下
沒有人走過時走過的人

憑藉燈火而不是天神

顯示那瞬息間的神明

「憑藉燈火而不是天神／顯示那瞬息間的神明」是一種悲憤無奈的諷刺。暗示出人死後那無所憑藉的世界。雖然關雲長生前是人人崇敬且讚揚的英雄，但死後他也和常人的命運一般。所謂「天神」也只不過是被挾持在關刀與璽印間，不能再做任何事的神祇而已。如果說這絲毫沒有生命氣息的天神來顯示那瞬息間的神明，倒不如說是憑藉那還微弱的活動着的燈火來得更貼切，這個轟轟烈烈的英雄死後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來顯示那瞬息間的神明（瞬息間是指一刹那，並非永久）而只能借微弱的燈火來映照這一刻兒的光芒，這和他生前的事蹟一對照起來，更是寂寞無奈了。因為全詩是英雄奮鬥的一生，而在這一生的過程中，時空運轉的力量成了英雄一種無法抗拒的命運。全詩多數應用矛盾語法（Language of Paradox）這種應用使得渺小的人和浩大的自然之間的對照獲得更大的對比效果，給讀者的衝擊力也更能增加。

在「關帝公」一帖中，我們從關雲長的史蹟裏看到人世間榮耀的一面，人的世界在第一帖中佔了空間的絕大部份，但到了第二帖「觀世音」裏，這人世間的榮耀已變得孤寂一片了。

兄弟，我們總算走完了那迴廊

肝胆碧血，却又何謂碧血

何謂肝胆？乍聽是有些似美麗的湍流

在森冷的廳堂裏相互碰擊，而發出迴响

不斷地傳來，自千山萬山之外

孤月之外，一匹拱托得不近人情的白玉馬

聳然立於廳堂，九燾七星燈

搖搖曳曳，觀音大士幌動着紙製的白衣

在這一片裏，全詩更進一步由人的世界漸漸推進，推展到大自然無生界的變遷中：

一切音韻俱成絕响，沒有任一座彩橋

供人過渡，只有任人蹂躪

不通向天的天橋

沒有方向的方向

盟誓已被盟誓誓光

諾言已給諾言諾完

這整個時空所展開的境地裏，人的一切活動，終於在浩大的命運洪流中歷盡浩劫。彩橋本是供人渡向天庭的，然而這裏的彩橋只是任由世人蹂躪而過（也許便這麼過了一生）這兒的方向只是「沒有方向的方向」詩中幽魂所恐懼的詢問又來了：人的存在到底在那兒，人的歸宿究竟在何處。在每個人的浩劫中，唯一留存下來的徵象是什麼呢？是不是那不近人情的白玉馬？是不是那紙製而非真正的神或人的觀世音呢：

天譴後最末的鋒火

所有的燈，都向盡頭散去

我的前生呢？我的後世呢

都是我淒切地喊

帶着溫婉的受傷

「溫婉的受傷」是否因為那幽魂找不到自己時的徬徨？這兩句矛盾語法用得令人激動——「淒切地喊」正是幽魂全力想抗拒命運的表示，「溫婉的受傷」卻是抗拒不了命運摧殘後的無奈與疲乏。這時候那幽魂抬頭望到觀世音那紙製的神像，便無助地問：

可否爲我解答？

作者在這兒用圖象來表達，或許是要更具體地表現出觀世音崇高自潔的形象。另一方面觀世音的神像是被供奉在高處的，而那幽魂前立在神像的下面。這種表達方式用在這兒，或許能更迅速的把觀世音和幽魂立在其下的形象展現到讀者的眼前。現觀世音雖然是崇高自潔，但卻無可奈何的任人驚神祇來供奉，這是觀世音所願意的嗎。即使他不願意，也奈何不了什麼了。

作者以關帝公，觀世音，如來佛用在這三個輪迴中。我想是因為這三位人物都是中國人崇敬而把祂當爲最有力量的神的原故。當詩中的幽魂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時，徬徨恐懼中一定是向人們認爲最有力量的神尋求解答。而且在每個人的浩劫中，只有這些被認爲神的英雄能在命運的洪流中留下一點痕跡（如這三位人物的神像）。同時我們也從這首詩中發現，原來這些曾經令世人敬仰的神，也只不過是沒有生命的人像而已。就因爲他們一生都轟轟烈烈的受人敬仰，如今落到這般情景時更顯出人在宇宙時間的運轉中是多麼渺小，多麼無奈於自己的命運了。

第一帖裏人的世界佔絕大部份，第二帖卻是由人的世界擴展，開始擴展入無窮無盡的時空裏。時間沖洗了一切後所剩下的八世的遺跡。在第三帖中，我們看到渺小的人和自然力量互相對照後，由孤寂躍進另一個恐怖的境界中：

浩大的大雄寶殿，氤氳着神靈
而隨我來的兄弟，却一個不見

是誰失足？是誰失蹤

是誰在乎一個突兀的流連

是誰，是誰失陷于瞬息的回顧間

是誰是誰，曾握過我冰冷的手

是誰呵，在殿的角落

帶着翎帽官服，竄跳過白無常的扇後？

這個找不到自己的幽魂，在他最後一個輪迴裏，看到會和自己一起的兄弟們，也一個個消失無踪了。如果第一帖是他的前生，第二帖是他的今生，那麼第三帖的來生是否便到了這個冰冷無生氣的情景中呢。而這也是三生裏的最後一生了。這最後一生過後又是一個怎樣的情景呢。本來，當我們一生完了之後，我們是再也不能知道以後是怎麼樣的情景了。或許「碑帖」中的幽魂不甘於此，熱切的希望有人有三生這回事。其實，若「碑帖」裏的三帖是代表三生輪迴的話，「碑帖」裏的每一帖也有其內部的輪迴。如第一帖幽魂發問的「我必然來過，似是三朝回魂／我必然來過這裏，午夜夢迴／往昔有人來過，以後仍有人來此」這顯然是幽魂從另一個輪迴中來到第一帖裏。我們順便再看第二帖的詩句，也有相同的情景。

我必來過此地，是森羅殿時我

掙扎走過，鎖鍊軋軋？

或是我正與我前生相遇

碰個滿懷，悲憤地笑？

踏白骨來，踏白骨去

第二帖裏其自身的內部輪迴，也層層不息的展開來。生命因這無數反覆不息的輪迴而得以延續。如果這詩中的人已是幽魂，那麼所謂「三生輪迴」是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一種理想？因對生命的熱誠，對人類毫無憑據的存在而產生出來的幻想呢？只有用三生輪迴的構想，才能讓我們消除對人死後便完全絕滅的恐懼。

本來讀者讀到最後一帖時，對於人不能自主陷落於命運的洪流這一個演變是會感到恐懼與憐憫的。但全詩就在這兒一轉，那另一個輪迴又在幽魂理想的盡處重復出現。我們看到他

的另一個來生又隱隱的出現：

在錦繡未腐之前

請容我將一片山河帶走

萬花散盡，萬階行盡

所有的繁華落盡

所有的豪華皆寂靜

最初的遇，最后的逢

相識或不相識的我

與我來生重聚江湖，握手言歡

互問消息：那人呢？

在我們經歷了恐懼與憐憫之後，詩中的轉折令我們因這份希望而使緊張的心情鬆懈下來。也就是說，在這首詩中，恐懼與憐憫的效果都有了，然而，後面的轉折卻鬆懈的使我們在緊張之後有了洗濯作用（Catharsis），尤其最後的一節詩句：

髮白了，樓塌了，燈枯了

而不變的仍是

那一明一滅的燈

這盞一明一滅的燈，正是遙接第一帖中的那盞半明半滅的燈。如三生過後仍然有來生，那來生便又是輪迴到三帖裏面的第一帖中，也就是前世，今生，來生裏的另一個前世了。這盞一明一滅的燈像不像人世裏的生死呢？（明代表生，滅則代表死）這盞一明一滅的燈也可以代表過去與未來，過去是黑的，未來是亮的。即然死的世界裏也有生的輪迴，那麼亮的世界更能永遠把生命延續下去了。這盞燈的光芒，一明一滅的引發我們對於人生宇宙發生超乎自己的恐怖和悲憫。因而不得不對人生在無限宇宙中的生存意義，發生無窮的心誦，沉思、和默念。這在文學上更能完成崇高的悲劇情操。

稿于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附註：

陳世驥教授曾提出兩種悲劇的表現方法，一是用戲劇性的衝突，另一是一種緊張的反映和對照。上文乃藉後者得到闡發而加以討論。

林山樓

且說江湖

生命如風景，四季交替而過

——葉珊●淡水海岸——

回來的人都以疲倦的眼神作答
在煙之中悵然結論：

不圓底月。沒有名字底脚印。

我們常懷念那聽雨的少年

那愛上層樓的少年

在槍聲底草色江湖

我們只真誠等待過一次日出

歌斷，夢入土不安的草色江湖

太陽和雨摔破第三面鏡子後依然憤怒

我的面目是繁花

不是街燈不是旗桿——

演着悲劇的虹

臨終猶牢記先族無法禪化的淚：

回首是爲了

再見輝煌！再見輝煌！

沒有蝴蝶，沒有劍

七五年七月十五日

盛開的蒺藜，盛開的霧

祭一惘惘的燈籠在天涯，誓囚所有草色路

在槍聲未響之前。在槍聲未響之前

緘默的赴約人啊！你不是來自關外

樓頭西去二十哩，渡口在山之麓

向上攀讀歲月的臉，向上攀讀江湖的容顏

每一吋山飢都在實驗——

風不是你

你不是風？

你是風

風是不是風？

●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時●

後記：

謹以此詩勉西赴草色江湖的大弟——

每一屬你的步

都

簽有你的名字

藍啓元

鞦韆

發胖的奶奶，就愛靠在搖椅上說故事
小女孩的裙角綉了什麼花邊哦？

已經很難再看見了。還是
啃着嘴邊的野草，數着

一隻風箏，兩隻風箏……：

我們應該寄一畝草地給她
一塊青草地，要一個夕陽
把羞澀的紅雲搖落

我們也急急的要把歲月搖落
也數着秋天

一雙眼睛圓又大，我們想着

也把鞋子踢開

一些沙石，一些黃泥

我們還要那麼多，然後搖落

我們是那麼容易的，把黃昏忘掉

唉，奶奶，我們的

這些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

輕描集

■麻煩

快到家的時候，有一條斜坡，每次回來，都是連跑帶跳衝下去的，好像快樂得亂滾的石子。白天是這樣暖，經過樹底，太陽好似花一般打在眼上，霍一聲就已經留在身後，跟不上來。就算比較陰涼的夜晚——甚至有時簡直寒凍，也還一樣照跑，耳邊的風再討厭，也不過短短數十秒鐘就可到步。唯有下雨的日子，沒有辦法。某晚正在半途，忽然有警車行過，見我如此，以為有異，停了車問我：「你去那裏。」我說回家，我是很磊落的，倒不是什麼，因為住的這裏，算不算家還很有問題。他卻沒有追問，讓我去。微微的感慨是，世人未免太過多心，這樣簡單的自由，也沒妨礙別人，還招來盤問，想一想倒不如狠起心來，一聲不走出去荒山野嶺隱居好過，起碼免卻與人交通的麻煩。

■在自己裏頭

昨日霏立生日，我們去三藩市晚飯，坐在四十街等巴士。一排的街燈，漸漸亮起來。淡的一種青色，和黯下去的天空差不多，可是越來越白。霏立也發現了，兩個人在看。識了

這麼多年，性格和興趣日復一日的向不同的方向去，卻還有這些美麗的，細緻的流通。只是我們都很孤獨了。我的疲倦，和對一切的歉意，我並不奢望能夠有十分瞭解的人。再想到將來，想到永生，活着的一個空間，原來只在自己裏頭。明澈的一刻，我總要寫下來。

■虛驚

唐在廳看書，我剛進廁所想洗手，一屋的燈突然熄了，分明停了電，不知道爲什麼，卻湧起無名的恐懼。摸回廳去，一面說話，沒有倫次的，實在也不懂說的是什麼，聲音抖着，從來未試過這樣。只想證明自己存在，希望聽到回答，另一方面是怕唐進來，黑裏撞到他。死亡是不是這樣的呢？跌在未知裏，對下一秒鐘沒有信心，任何人都變得單純和愚蠢。電流通早會接通，我們去的卻是個盡頭，縱然有來世，那一場虛驚還是避無可避的，況且，我的所作所爲，投胎將會是什麼，也並不樂觀呢！

■蝗虫

老實講，我覺得自己像蝗虫，匆匆忙忙在掃。而且一掃就掃到一乾二淨，毫無保留，十分滑稽與無可奈何。近來偶爾的快樂，碎不可當，佈在極不開朗的背景上，整個人只感到悶。因爲看得清楚，心就寬了一些。我掃的是自己。

一種呼喚

生命、思想和靈性，是人類的三個層次，人生的三個境界。它們一層架上一層，一個架着一個；向上推展，向上開拓。就好像結蕊、含苞及怒放一樣，是三個層次，是三種境界，一層架一層，向上開展，向上伸張；然後，開花，開出大紅大紅的花，傳出芬芳雋永的香味。

只要是人，都具有生命；然而，具有生命的，又豈止是人而已？生於朝、死於晦的菌芝，生於春、死於夏的蟪蛄，都具有生命；纖細柔弱的牆邊青苔，微小無形的水上細菌，也都充滿生機；即使是荒山僻野的小山丘，即使是天海天邊的簇簇行雲，也有形無形地在滋長，有意無意地在繁衍；生命，這就是生命。似乎可以這麼說，蒼天造就宇宙的第一章，就是生命；蒼天為宇宙劃下的第一筆，就是生命。

生命是原始的，是無意識的；只要你是宇宙的一份子，不管是動物、是植物，甚至是礦物，都具有生命，可以繁衍，可以滋生，可以延續。地層底下的煤礦，可以變化滋生；陸地上的動物、植物，可以繁衍延續；這種變化滋生，這種繁衍延續，是無意識的行為，是原始

性的衝動；不但沒有生命的意義，也不能創造生命的意義。變化滋生了億萬年的煤礦，還是永遠深埋地裏，保持最原始的形狀；繁衍延續了千萬年代的植物，還是依然故我，任由自然的安排和主宰；傳遞了幾千年的猿猴，如今仍然只是在爬樹、採食和交配而已！這些，都是原始的、無意識的；這些，都不能從時間裏締造生命的意義，把生命渲染成繽紛的彩光。上蒼賦給他們甚麼，他們就守住甚麼，而且，也就永遠停留住甚麼。

只有人類，他們能離開原始的、無意識的生命，他們掌握短短的數千年的時間，克服了自然，創造了環境，形成了歷史，累積了文明。爲甚麼？因爲人類不但有生命，而且有思想；他們生活在第二個層次，他們生活在第二個境界。聖經有這麼一段記載：

Now the Serpent was more subtle than any other wild creature that the Lord God had made. the said to the woman, "Did God say, you shall not eat of any tree of the garden?" And the woman said to the serpent, "We may eat of the fruit of the trees of the garden; but God said, you shall not eat of the fruit of the tree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garden, neither shall you touch it, lest you die!" But the serpent said to the woman, "You will not die. For God knows that when you eat of it your eyes will be opened, and you will be like God, knowing good and evil." So when the woman saw that the tree was good for food, and that it was a delight to the eyes, and that the tree was to be desired to make one wise, she took of its fruit and ate; and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and he ate. Then their eyes of both were opened, and they knew that they were naked;.....therefore the Lord God sent him forth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to till the ground from which he was taken, He drove out the man,.....。

人類偷吃了伊甸園的禁果之後，人類就開啓了眼睛，就知道了善惡，就成爲另一種上帝——也就是說，人類被逐出伊甸園之後，過着人類自己思想的生活！這是人類的開始，離開上帝

的畜養，擺脫自然的控制，創造自己的理想，累積自己的文明。

當然，伊甸園外的生活是滿佈荆棘的，有黑暗，有罪惡，有痛苦，有號泣，但是，這些都只是人類智慧的磨石，人類文明的車鑑。人類依然依憑自己的思想，並不懼怕，更不懊悔，去生活，去發展，去開拓。當春秋的時候，舊社會在崩潰，新社會在孕育，於是，孔丘、墨翟、莊周、孟軻、荀卿、楊朱等等，創造學說，闡述思想，爲人類指出一條康莊大道來！當人類經過兩次世界浩劫之後，人類開始學習如何和洽共處，如何在異中求同，以期過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思想，似乎是人類最高的境界，似乎是人類最頂上的層次。

然而，當我們展讀古今聖哲時，當我們對他們的思想及生活作更深一層的窺測和了解時，我們會發現，他們之所以偉大，之所以光芒萬丈，並不是依賴他們天賦的聰明，坐在書齋之內，寫下空思冥想的結論，便能够彌綸六合；也不是由於他們經驗豐富，知言善辯，寫下幾句心得，便能够傳誦萬世。他們所以偉大，他們所以光芒萬丈，乃在於他們化生命而爲思想，而在思想中注入閃爍無比的靈性！

孟軻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人類嘴吧之於味道、眼睛之於顏色、耳朵之於聲音、鼻子之於嗅覺、四肢之於安佚，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換句話說，人人本性裏皆有此本能。然而，人人皆能滿足此本能嗎？未必，未必；你要滿足這些本能，必須依賴你後天的命運，因此，孟子否定這些是與生俱來的本性，認爲這些都是命運。父子之間的仁，君臣之間的義，賓主之間的禮，賢者之智慧，聖人之於天道，可以說都是後天的命運的，你未必會有父子之仁，你未必會有君臣之義、賓主之禮；；換句話說，這些都非人之本性，而是後天的；然而，孟子認爲這些都是人人之本性，人人秉性就必得如此，絕不是後天之命運。就事實上來說，孟子是在「歪曲事實」；味、色、聲、嗅及安佚是先天性的，人人皆有此慾望，然而，孟子否定此事實，認爲都是後天的；仁、義、禮、智及天道是後天的，人人皆未必膺服此思想，然而，孟子否認此事實，硬說是先天的。爲甚麼？爲甚麼？你可以說孟子蠻橫、固執，但是，孟子不知不覺已在思想裏注入光芒萬丈的靈性——他

告訴我們，味、色、聲、嗅及安佚皆是「身外物」，不必汲汲追求；仁、義、禮、智及天道才是你的本性，你必須時時勤勉努力，孜孜不倦地完成它們，庶幾乎才成爲一個「人」！

周濂溪窗前的小草，任由它生長，有人問他：「何以不除去？」他說：「與自家意思一般。」平平淡淡的一句話，含有多少的靈性呀！平平淡淡的一句話，就代表了周濂溪滿腔滿肚的學問！一株小草的青青，是表明着一個天地的生意；一個天地的生意，是表明着一番歲月的清明；一番歲月的清明，是表明着一種人間的喜氣！從一株小草，推到整個天地；又從整個天地，推到全體人間；這是何等開脫的胸襟，何等朗爽的心情！宋元學案記載了周濂溪幾件事情；有一位轉運使王遠，冤枉地把人捕入獄牢，吏卒不敢表示意見，濂溪獨力爭之，不聽，掛冠而去，說：「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王遠感悟，囚得不死。這「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就是「與自家意思一般」！又說，他「轉虞部郎中，廣東轉運判官，提點本路刑獄，雖荒崔絕島，人跡所不到者，衝瘴而往，以洗冤抑」；所謂「與自家意思一般」，也就是「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者，衝瘴而往，以洗冤抑」！窗前小草，必須青青；人間凡民，也必須清清無冤；相同的，高高在上的天，低低在下的地，也必須清清楚楚！這些，誰說是閉在書齋裏的思想？誰說是幾部古書的結論？這些，是靈性，是靈活無比、光芒萬丈的靈性。朱子曾贊揚周濂溪說：「道喪千載，聖遠年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唉，庭草交翠就是風月無邊，風月無邊就是先覺開後人！天地原本就是一回事，萬物原本就是一件東西。

王陽明，他爲了要了解「死」這回事，乃自備一棺，臥於其中。他爲了格竹子的理，格了七日七夜，終於病倒。他爲了挑燈夜讀，而咯血臥病。他爲了知道士研究養生之術，而錯過了洞房之花燭夜。如此挖空心思，究竟何爲？究竟何求？他有一首詩說：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睡眼始朦朧；

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

縱今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他爲了提攜人性，不得不以思想爲鞭策；他所以「余豈好辯」嘵嘵不休者，就是「不信人間耳盡聾」，而要「起向高樓撞曉鐘」！

王陽明奉命去江西平宸濠之亂，友人王司輿告訴他的門人季本說：「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季本問道：「何以知之？」王司輿說：「吾觸之不動矣！」其後，王陽明果真把宸濠捉住了，平安了亂事。有人問他：「用兵有術否？」他回答說：「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所謂「觸之不動」「此心不動乃術」，就是到了貞固不移、到了何思何慮的地步，也就是到了純乎天地之理的地步了。他曾經說過：

聖人之所以爲聖，祇是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學者學聖人，不過去人欲，而存天理，猶煉金而求足色耳。

不去人欲，則觸之即動，不觸亦動。此心日在欲求中，則此心日在彷徨中；此心日在彷徨中，則此心日在動蕩中。愈是動，愈是興奮；愈是興奮，愈是疲憊；而愈是疲憊，就愈是要求着刺激！從刺激到麻木，從麻木到不仁，從不仁到僵化，於是，不觸亦死，觸亦死！天昏地暗，時代在大顛倒，時代在大瘋狂。「觸之不動」「此心不動」，簡簡單單一句話，就抓住時代的心，就捏住天地的大動脈。這就是靈性，思想的靈性。

思想，不是人類最高層次，不是人類最高的生活境界。只有靈性，萬芒萬丈、銳利無比的靈性，一篇詩，一首曲，一句話，一個說法，就像原始人在黑暗的大時代、大森林裏鑽火一樣，躍出閃爍的星光，奔出跳躍的流火，洋溢着靈性，溫暖我們的心，溫暖着全體人類的血液。不管這些星光流火是在多遠古遠古的時代裏，它都會像聖火一樣，透過無數無數的歷史年代，直照我們的心，使我們感覺光，使我們感覺溫暖，使我們感覺眼淚在流，使我們感覺是一種芬芳不朽的呼喚。

七月二十日

煙和酒

黃潤岳

我的抽煙，至少有二三十年的歷史，只是抽抽停停，時常間斷。抽的煙，種類也多。小時候，還跟一位親戚吹過一次鴉片。我說吹鴉片，那是因為鴉片不是一口氣吸進去，而是一呼一吸很急促的呼出來，所謂吞雲吐霧是也。味道如何，已不復記憶。後來鴉片禁了，抽鴉片犯法，我也就再沒有試過了。除了鴉片之外，水煙、旱煙、捲煙、香煙、雪茄和煙斗，我都有相當豐富的經驗。

我原有心臟瓣膜閉鎖不全的毛病，醫生勸我戒煙。他知道我每天要抽一罐半（七十五枝）時，他說：「你儘量減少罷！」記得那時美國總統愛森豪也因心臟病要戒煙，他是軍人作風，說戒就戒了。他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於是我答應醫生：立刻戒了。這一戒就戒了十多年。

我的朋友醫生都喝酒，不僅不提戒，反要我喝。大家三杯下肚，逸興遄飛，其樂無比。有時微醉，迷迷胡胡，別有一番滋味。偶爾大醉，一嘔一吐，蒙頭大睡一場，第二天又是好漢，再去俱樂部，重溫舊夢。

我是一個愛豪飲的人，喝酒不是一種嗜好，而是一種享受；而且我有許多共飲的朋友。

夜涼如水，月白風清，舉杯對酌，縱談無忌。非過來人豈可知其樂於萬一！

有一個時候，我常自酌自飲，了無忌憚。有人告訴我：這樣會嗜癡成癖，變成酒鬼；每飲必醉，而又非飲不可。西洋人便有許多是醉鬼，損傷了身體，毀壞了事業。我在紐約便親眼看過醉鬼區的那些酒仙們，未老先衰，躺在街邊等教會的救濟。吃飽了便去討、去偷，甚至於去搶；有了錢就去買醉。那些人中，有些是過去有身份的，或是有身家的，如今都類聚在這一區。我們東方人雖有節制，我還是接受了勸告，就制了自己，酒逢知己飲，決不獨自來。

退休之後，來加拿大渡假。在飛機上買了免稅酒，而本地的白酒紅酒，都非常便宜；加拿大威士忌也頗有名。那怕是法國白蘭地和蘇格蘭威士忌，在此購買，價錢比大馬不會貴，一時心中非常歡喜。從此可以開懷暢飲。醉裡乾坤，壺中日月，有生之年，不愁酒缺。怎知此地氣候乾燥，雖是天寒地凍，可飲宜醉之季，喝多點酒，熱氣卻會上升，舌燥唇焦，引起了風火牙痛。大馬終年長夏，喝多點酒，如有熱氣，用冷水沖一個涼，睡一覺起來，又可舉杯。想不到在加拿大竟不能喝酒。於是，酒不戒而自禁！

長日無事，甚難打發時間。看見我的女婿喝咖啡：用小電磨打咖啡子，用過濾器加過濾紙，慢條斯理地弄出一杯來；好像沖工夫茶，悠閒自得，倒是一種享受。我便也學他這一套，每天沖兩三次咖啡消遣。

誰知咖啡對我，也不受用。喝了仍有熱氣，並不舒服。天下沒有笨到要和自己過不去的人，我又戒飲咖啡了。

經過了一番思考，我重抽回煙斗來。選煙斗有一番樂趣。買回幾根自己心愛的煙斗，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接下來，買煙斗架，帶有潤溫器的煙絲罐，洗煙斗的用具。我原有一個手鎗形的打火機，又排了用場。於是一斗在手，煩惱全無；比喝酒更多花頭。每天洗煙斗，要花一些工夫，撫摩玩弄，等於收藏古董的人在觀賞自己的珍品。

在加拿大買香煙，每個盒子上都印有警告：抽得愈多，對於健康為害更大。報紙雜誌上的香煙廣告，也有這個警告。但是煙斗盒上沒有這個警告，煙絲罐上也沒有警告。抽煙斗大概不會有甚麼危險了。於是，我的煙已戒而重抽。

幾個月下來，我的煙便上了癮了。

記得我在馬六甲的時候，我自己不抽煙，教師也少抽煙的，學生更不用說了。學校的禮堂堂常借出，而禮堂堂燈光由同學們管理。燈光組的同學會告訴我：在他們管理燈光的時候，不時有人請他們抽大麻。他們當時便一口氣就拒絕了。我沒有試過大麻，不知味道如何？只曉得那是毒品，為政府所禁。可是愈禁就愈禁不了。在新聞報導中，不時有警方破壞販毒的組織。有幾個大馬青年在歐販毒被捕以後，大馬青年遊客，在某些歐洲國家的海關檢查站，都要受到「特殊」的待遇，使到他們簡直要引以為恥。

在一般毒品中，大麻是最流行而且價錢比較便宜的。上自電影明星，下到青年學生，連花花公子俱樂部，都會有為警方破獲吸毒的新聞。近十餘年來，歐美風行之甚，只有披頭士音樂，可與比擬。

到底大麻危害到甚麼程度，仍多爭論。現在有一批人在為大麻爭取地位：大麻不是毒品，吸大麻不算犯法。

如果大麻嚴格與香煙有同等地位，那麼，過去警方的精力全浪費了，因吸大麻而被罰錢坐監的，也都是冤哉枉也。套用一句老話：卅年河東，卅年河西。甚麼都可能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像我的抽煙和喝酒，只要不傷害健康，那怕有一點點不良影響，我仍然樂在其中。主要的原因，便是每一個人都想要有一兩種方式來消遣。煙與酒，都有一點刺激性，便變成最流行的媒介了。

在歐美，因為煙酒都有某些限制，煙和酒便變成了代表成熟。從前我在英國讀書時，有幾位女同學告訴我：她們到了十八歲那一天，多半是要買一包香煙來抽抽。結果有的便抽上癮來。到今天，在英國和美加，仍然要十八歲以上才能上酒館。於是，能上酒館的青年，便自命為大人了。

抽香煙沒有限制，抽大麻犯法。一般青年便不抽大麻，改為喝酒以求刺激。（我們這些年紀大一點的人，抽煙喝酒，只是消遣，倒不覺得有甚麼刺激。）聽說根據近幾年來的統計：青年酗酒竟成了嚴重的問題。原只是年紀稍大的人才能成為酒鬼的，現在連廿歲左右的，

都有資格可以參入醉鬼俱樂部。

加拿大的釀酒商趁機而起，他們製造一種似酒非酒的酒，有汽泡出來，酒精成份不高，一兩塊錢一瓶，銷售量逐年作直綫上升。酒竟是這麼富有誘惑性。

酒原是有麻醉性的，我們華人以酒澆愁，大馬一些印度勞工傾囊於椰花酒以買醉，西洋有醉鬼。現在酒的誘惑蓋過了酒的刺激。其實酒的本身，既誘惑又刺激。喝酒喝上了癮，也是廢寢忘餐，不分朝夕。喝酒傷肝，因喝酒過量而患肝病死亡的人真不少，但是仍然有人鏗而不捨。

抽煙易患痛症，至於咳嗽、氣管炎、食慾不振之類，更是不在話下。還是有人趨之若鶩，包括我自己以內。

煙酒竟是如此惹人害人的東西，偏偏有這麼多儂爪笨蛋，樂而不疲，不知何故？

政府寓禁於稅，只為歲收着想。那一個喝酒抽煙的人會為煙酒吝惜？大馬的酒稅相當高，那一個宴會不要飲勝？英美的煙稅非常高，口銜一枝的人仍然不少。

我如今是行將就木的人了，喝了幾十年的酒，抽了幾十年的煙。有時煙酒並重，有時煙酒俱停。現在，卻煙而不酒。我自己也覺得有趣！

溫任平

天問

天色已暗，山河迢遙，你如何走下去？牆倒了，石像崩潰了，屋宇倒塌，田園將蕪，沒有人重建，你如何忍心看下去？桌上的文件，紅筆，打字機，點名簿，教學記錄，你如何整理下去？馬戲班的熱鬧，漫畫式的滑稽，你如何開懷笑下去？有朋自遠方來，無酒可沽，你只有找藉口躲避，你如何「不亦樂乎」下去（註一）？只有種子卻沒有肥沃的土地，有心卻無力，你如何就下去？有芽卻沒有根，有花卻不結果，你如何耕耘下去？棋局將殘，雙親已老，你如何蒙遮下去？前不見古人，後可見來者（註二），古人是史書與傳記上空空洞洞的名字，來者是你更年輕的無家可歸和有家歸不得的孤臣孽子，你如何平靜得下去？拾望眼，仰天長嘯，回應你的是一屋簌簌落地的灰塵，你如何不在乎下去？虎嘯狼嗥馬嘶猿啼梟哭，你如何掩耳下去？將在兵不在，劍在人不在，你如何江湖下去？妻無辜，子稚嫩。一個是款款情深把你護，一個是牙牙學語逗你喜，你啊你，你如何壯烈下去？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老板說我有錢，老爺說我有勢，誰是誰非，孰優孰劣，白話好還是文言捧，你如何逃避下去？你詩過書過醉過醒過愛過聚過散過狂歡過慟哭過揚起過靜定過等待過被等待過，你如何能得過且過？潮濕的是尿巷，黯黃的是尿布，補釘的是汗衫，一口一口吐在地上的的是檳榔，

一條一條樹紋似的是鏽工的臉，你如何視若無睹下去？拳賽結束，觀眾推開椅子紛紛離去，地上四下散落的紙屑，說明書，果皮，乾了粘在地上的唾液，沒有角色的虛無的擂台，一張張興奮過後特別顯得疲倦的臉，發紅的眼睛，歇斯得里的大叫，你如何繼續鼓掌下去？班斃剝落的廣告牌，一隻生了疥癩的狗，一個坐在地上指着自己的嘴脣向路人要錢的啞吧，一具從十層樓墜下來便癱成一團的肉體，一付捱通宵肝火上升面頰呈鮮豬肉色的賭徒底臉，你如何能不聞不問下去？馮京作馬涼，有奶便是娘，你如何抑制得住盈眶的悲愴？避世佯狂，到頭來只怕真個瘋狂。殘年水國，落日春華，人生幾度秋涼？一把二胡哀哀把你喚，一幅山水等着你題款，你如何裝聾作啞下去？熟悉而又陌生的語言，你不知誰知？掌心的一盞燈火，照亮了你也照亮了我。十萬鄉音，千里雲月，舖不成一條路。多少人的期待，多少人的關懷，幾許犧牲，幾許奉獻，你如何能够老去，啊，你如何能够老去？記憶里永遠常青的是那座山，曾經共同攀登登過，曾經互相扶助過，曾經行吟過座談過不眠過雨淋過，曾經，痛痛快快地武過。記憶里總有一道月亮清照下的泉，以它輕而細的彷彿不欲爲人知的傷傷涼涼想想，流過召喚過。天色已暗，田園將蕪，你如何走下去？棋局將殘，吾人將老，你如何強撐下去？十年生死兩茫茫，別後才不過一載，人事已然全非，滿地的空瓶，一院落的殘葉，你如何悠閒下去？你守着你的書屋，而攻城已經開始，你翻身上屋，滿簷都是冷冷瞄着你的箭矢，你如何拚下去？箭如雨發，萬蝗亂飛，你以天怨氣功應付（註三），你奪過了敵人手中一柄血淋淋的馬刀，右足足跟撐退了一名穿紅衣的刺客，獅子吼，大翻身，你在半空中仍匆忙一瞥那已逐漸佈成的環形陣勢，你下躍回到屋裏，四顧無人，只有兩個虛張聲勢的紙糊門神凶神惡煞地站在那裏，陪着你，你如何血浴下去？這不是坡下，這不是烏江，你卻是頭可斷血可流鐵錚錚的漢子。職業爲重金錢爲重家庭爲重愛情爲重安全爲重，多少人在這些重壓下成了又扁又矮的駝子，你卻情願做那個不自量力以頭觸不周之山的共工，在轟轟烈烈的破裂聲中完成自己。天旋地轉，沙石飛揚，是天塌還是屋塌？山搖地動，煙霧迷漫，這是不是絕命的時辰？破空劃起迅速的刀風，在鮮紅的火光中，那是你的還是他們的血？沒有空氣是否仍有正氣？人倒了那一個意念能否直直地走下去？

附註：

(一)去年十一月，痲弦與蔡文甫兩位兄長，先後來函說自由中國文化訪問團將訪東南亞各友邦，他們兩位均爲訪問團代表，要我把電話號碼通知他們以便聯絡。痲弦兄甚至在信上特別聲明：「希望能一會天狼星諸君子。」

我收到他們的信後，急召殷乘風、張筆傲、藍啓元，黃海明諸兄弟至振眉閣商量，大家都覺得以當時的客觀情勢，實在不便接待一國的訪問團，原因我也無法說得再清楚，一個含糊的「不便」，其中便有許多說不出口的苦衷和顧慮。但我實在無顏向遠方的客人說實話，只好遲遲不作覆，估計訪問團已經啓程了，才寫一短札告知他們自己的電話號碼，這一手金蟬脫壳用得很漂亮，也用得很痛苦。我也知道這是瞞不過兩位兄長的，此後便再也沒有勇氣寫信給他們。後來文甫兄來信說他「因事沒有成行」，還抱歉說「諸事勞您費心」，而我卻從創世紀詩刊第三十九期看到他，痲弦與其他團代表在西貢與當地作者談話的照片，知道是文甫兄心存仁厚，故意說成如此，心裏愈法感到負疚難安。這件事一直如骨鯁喉，不吐不快。

(二)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有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光中學長卻偏要與他抬槓，在「詩人」中故謂：「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且言之成理，詩人是「中間的一炬火你擎傳，一 hands，從前接來，一 hands，向後傳去。」這首詩成篇尙未發表之際，我恰在他廈門街的日式住宅作客，蒙他厚愛，把鋼筆書成的初稿交我欣賞，當時我讀了那首詩，有很多感觸，也頗與「余光中敢與陳子昂抬槓，溫任平也敢與陳余拾槓」之頑念，而文中的人物，在某一意義上確乎是前不見古人，後可見來者的：他們是背景全蝕的一群，將來是一條流放的路。

(三)「天怨」(Tansho)乃日本剛柔流空手道的高級氣功，是「三戰」氣功(Sanchin)的延續與加強，把Tansho譯成「天怨」有違慣用的中譯稱謂，我不管這些，我喜歡「天怨」一詞的少林寺風味。

茨廠街

● 响午。在紅彤彤斑駁的牆上，呆呆怔立的男人，穿着去年那件鷹塔嘜線衫，啞對鼎沸人聲。

● 女售貨員楞楞地站在大減價的牌子底下。濃妝的臉色，說它紅罷，它又頓時黑了起來。

● 粗布條緊縛的少女，吐出一團香口膠糖，立即熱情地與栢油路纏擁在一起，無視於鞋根的蹂躪，被擠壓的焦渴，在風裏深深發黏。

● 百貨公司大門旁一缸紅杜鵑，疲憊而忙碌地，迎展笑臉。無人注意時，却又偷偷

打盹

蔗水檔嘔吐一地的蔗渣。背後一具衛生棉淫邪橫躺，總叫喝冰水的男人，怔怔的丟下一個苦笑，或吓的吐它一口涎，急急跨越。

● 髒老頭屈蹲牆角，叫賣着珍貴陳年老樹根。綳褶的容顏，巧似身
● 旁斑駁的石階。錯縱盤纏的老樹根，一如髒老頭心中的

● 豬肉販的磨刀怪叫，向對街嚷喊的大平賣，恣肆挑釁。一群長舌
婦，就在那兒指指點點。

誰曉得：

高懸半空的打樁機，在街尾正被嚇得嚎啕大哭。

感覺 ● 隨筆

● A

我畫一幅油畫。在青青草色上的藍天，繪了一丸澄黃的冷月，又在草色上貼了三隻蝴蝶。有人問：「你有沒有弄錯的啊，晚上那裏會有蝴蝶出現的呢？白天那裏有圓月啊？」

那原是一片三夾板，有三個低陷凹入的小窪。我本可用油彩填滿它們；但是貼上三隻蝴蝶不是更美更容易更實用麼？

● B

另一幅畫。有問者曰：「這是甚麼畫，爲甚麼只有兩隻藍色的手？」他彎腰，看畫下的題名：「反叛的右手」。又問：「爲甚麼是右手呢？反叛的右手是甚麼意思？」

我答：「右手是能創造與毀滅事物的手。反叛，應該是反叛性的創造，或反叛性的毀滅。」又：「藍色的手，與只有一隻手指的掌一樣，更能引人注目。」

既然大足印能上畫面，手爲甚麼不能？

● C

有客來訪。見畫架上的一幀卡通化的畫：荒謬古怪的人物。他哈哈大笑。我也陪他笑。

這是一幀實用的畫，它使人快樂。如果你看到一幀畫時，感到有欲笑的衝動，就放懷大笑吧，不必強忍住。

● D

女體與藝術家的關係不可謂不密切。例子：P畢卡索。現在且把這個關係簡略為畫面的女體。與床無關。一裸女坐在一張椅上。然後我在空白的地方書上——主題：椅子。觀者皆笑焉。其實這是女體與藝術家之間最普通最簡單最實用的關係。

● E

當一切都是藝術時，當虛假也是藝術時，藝術便不存在了。因為藝術已虛假了。所謂藝術天才：你明知他在騙人，但你仍然心甘情願被騙。

上面那些我的畫，或許是騙人的，或許並不，但是不久它們還是要恢復本來的實用效能：火爐中的導火物\小麪或米麪的蓋\小桌子的面\人情：掛在別人的牆上\把三夾板反過來，書上：1 2 3 號路由此入或不準牛隻進入\地面好髒，且將繪上顏彩的一面面向髒處，人坐其上\等等等等。

● F

帆布與三夾板功用何在？曰遮物以防水焉。曰導火物。但是不曾聽到有說「畫圖畫」的

● G (代跋)

「一切事物的意義，實用決定於自我的認定。」(七等生)

黃繼豪

雨落在三里外

在霞光中一座山悠悠入定，而雨落在三里外……：

入暮時，我遁入後山，循着幽徑，冒着霧露，隨雲朵扶搖而上。我是年輕的翩翩童顏仙子，駕凌滾滾白雲，滾向天涯無涯處。

攀上峯坡，迎風跌坐。仰臉：輾轉翻滾的浪洶湧在我底眼臉之上，始頓悟自己是泡沫底下的浮藻，於不斷光合不斷生長中，迷失了回歸的路。

就這樣變成了一座山

就這樣星辰在我的髮眉上開出白花

就這樣霜雪在我的髮眉上開出白花

就這樣面對大海面對日出日落

遂忘却了那一枚星子曾經指引過我的命運，忘却了生辰（一個血淋淋的事實），忘却風，忘却雨，以及那個梳馬尾的女孩。想起我原是菩提樹下的覺者，參透每一片葉子的脈絡，每一隻沙鷗的毛羽，參透生死玄關，參透萬法無常。呵，我是我非佛，我非我是佛，而釋迦，釋迦呢？

設若在遠古，我必是栽菊的詩人，躬耕自酌，泛舟航行一季節的寂寞，或者我該是那個滿腹憂感的三閭大夫，行吟澤畔，上下求索，而這是現代，而我什麼也不是，我只是一個孤獨的觀星少年，日日守候從西山步下的暮色，日日打聽雲霓遠了沒有，季候鳥回歸了沒有。也許有那麼一天，天堂的哨啞忽然響起，響在三里外淅瀝的雨聲中，嘩啦啦以河流浮動的姿態划入我耳朵的迴廊裏，那時，我該向誰傾訴三千風塵的淒清與落寞？我該向誰問路？迢迢前程在何處？

也許我該帶着醉意前往杏花村去沽買一葫蘆春天來，等待那吹蘆笛的仙子踏着毛毛雨的拍子前來與我共醉在爬滿雲朵的棚架下，打賭看杏花村裏是不是真的只有杏花，以及這年的春天是否還帶着她那多雨的行囊，循匆匆奔跑的江水西來又東逝。

唉，只因爲一束蓮馨並不等於多少風情，我的右手便成了一切悲傷的起源，無從也無能遠征大地，無從也無能爲浪者彈一闕荒涼的征曲，讓所有的海濤响在沙灘外，讓所有顛髮的少年因我而心傷飲雨，讓瑟瑟的雨意飄洒進狂狷如你我的心中，在那年凜凜起自懸崖之側的風凜凜吹皺了一夜的華美之時。

而雨依稀落在三里外，落在深宵杜宇聲中。

.....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

——你有的是時間，爲什麼不寫一些旅遊的觀感和雜記？雖是瑣碎小事但是與親身有關，寫出來一樣感人心弦，寫文章如和老友對坐談心，興之所至，信手拈到，即是妙文，不必費什麼心思，可別夭折了上帝付與你的天賦與興趣——這是一位朋友在信上這麼對我說的。

如果上帝真那麼恩待我的話，我太辜負了祂，十年未曾提筆，筆又生鏽，文章本天成，我早已失去了那變妙手，離開了教育的崗位，心情就如黃昏的夕陽，雖然尙會有燦爛光輝，實則已將西沉，圈子越小，靈感越少，要寫篇文章簡直比生個孩子還要困難，何況我的文筆就像我的頭腦一樣烏龍，要是生活中缺少笑料，我就不知道要醜些什麼當墨水，生而爲人，誰都有追尋自己快樂的自由，不因人爲的各種觀念制度而羈絆，上帝不會對誰特別偏憐，要是你想取得什麼，少給些代價也不行，我喜歡文學和旅途，因此我奉獻了孤獨，也許只有在孤獨中才能找到迷失的自己。

近幾年來，我像一片無根的浮萍，孑然一身，飄泊東西，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到處流浪，倦了停下來透口氣，明日一到，又踏上另一條路，只有不停地奔馳，才能與大地一同呼吸，這一次的旅行是離開馬來亞到加拿大去，這是一個與星馬完全迥異的國度，相隔了半個地

球，在感覺上，似乎是一場奇遇，也許當我夢醒時又回到了故鄉，加國的一切，不過是在我的生命史上抹一筆鮮艷的彩色罷了。

當五月中旬，我上飛機的時候，腳還有點跛，那是因為駕車失事，腳骨折斷，足足養了六個月的傷，在這個期間，意志特別消沉，我深深感到健康的可貴，也深深感到心碎了，還有腦子可以思想，但要是沒有骨頭，就不能站起來，不要說做事，就連走路也得人扶持。如果我會走，我將走遍天涯，孩子們都已長大，撫育的責任已盡，職業的重担已卸，有足不行，更待何時，人生中的轉捩，常在一念之間，從星洲上了蘇航，直往西北飛去，天下之大，何處不可為家。地球自東徂西，時間越賺越多，蘇航機小，坐位不寬，招待也不週到，可是却比星航便宜三百元，經過莫斯科，在機場停了一小時，再轉另一蘇航到倫敦，同機的華人本來不多，到倫敦後，更是散得一個也不剩，這兒機場大，氣派足，來來往往的盡是碧眼兒，要想找個傾談的對象也沒有。我不禁輕輕學着萬沙浪哼起「一個人，一個人的旅途多寂寞」來。沒有伴，不能遠離行李，只好坐在機場的椅子上等British Airway 起航的時間，下午四時半起飛，到七時四十五分抵蒙特里爾(Montreal)雖然錶上只走了三小時，但實際上却是賺了好幾小時的旅程。坐我旁邊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黎巴嫩人，服裝整潔，儀表不凡。經常到亞洲去。他見我是華人，就和我攀談。我這次到加拿大來，目的是探望我的大兒子明，他在蒙特里爾(當地華人譯為滿地可)北部聖羅穆士河北岸的塞提爾(Sect-iles)礦廠當工程師。這個黎人告訴我他以前也在該廠服務過。現在在首都渥太華(Ottawa)，並且給了我一張名片，要我以後去渥太華時，務必去找他，他佩服中國人的才華，到亞洲時對之特有好感。機到蒙地，跟着人潮起落(也不知是塞流的撫摸，或是心理的愉悅，我的腳竟霍然而癢，健步如飛，這真是一個奇蹟。)查護照入境時並不甚嚴，只問了一些來此觀光住多久，帶多少錢之類的簡單話就在護照上戳了印，走進機室兩個大的行李轉台，見到自己的皮箱轉出來就拿走，沒有誰打開檢查，也沒有抽稅的麻煩，走出外面，明已來接，母子相見，歡喜之極，立刻坐了的士到朋友的住所，從機場到那兒也不過三四哩，竟然索價十元，合了馬幣就是二十三元了，不可謂便宜。加拿大是個新發展的國家，機場大，而且新，色彩鮮艷，街道也閃耀着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像星洲的大二馬路，且更寬廣熱鬧。但坐了那麼久的飛機，只想

洗澡休息，沒有欣賞的雅興。我是五月十五日下午七時四十分由星起飛的，半途換機就誤了四五小時，到蒙是十六號下午七點四十五分，然而在馬來是的時間已經是十七號凌晨七時多了，足足相距十二小時。

初到時，非常不習慣，尤其時間上相差太大，體內的作息時間表完全顛倒，天下大亂，昏頭昏腦胡睡入睡，其實也不是真正的疲倦，只是要適應一個新的環境，必得靠時間的幫助才行，這兒的氣候說起來冷得可以，四月以後天氣才逐漸轉暖真正舒服也不過四五個月，十月以後又逐漸寒冷，最冷時是一二月，零下五十多度，雪積得比人還高。雪要到三四月才融化，我到時已是五月下旬，一下機北風呼呼，先來個下馬威，在他們來說竟穿了單衣，早上四點天亮，晚上九點鐘天才慢慢拉起夜幕，馬來亞早上六點天亮，晚上七點天黑，一年到頭如此，所以白天人家起勁地工作，我却昏昏噩噩，好像患了夢遊，夜里人家都入了睡鄉，我却清醒地看書寫信，或者睜大眼睛望着天花板發楞，想到我又不是新聞記者，長此以往，身體還是難以調整，多謝上帝的安排，使我患上了感冒症，不但不敢再赤腳，甚至將身體包裹在衛生衣褲內毛衣毛襪裹得密不通風，像個木乃伊一樣，胡里胡塗睡了一個多星期，感冒完了就得咳嗽一陣，直到細菌完全打敗仗都變成鼻涕醒出來為止，算是勾銷了這筆人情債，正式收容找這個旅客了。

白頭吟

亞熱帶地方，每當換季的時候，驟然間覺得天口寒溫間變化頗大；昨夜一宵橫雨，震得窗楹旁的一丈紅，顛巍巍的掉落了一地花蕊，不想今朝起床，推開窗葉，一地猩紅的花蕊，已經優在一重白花的朝陽裡；管自掀起細條的竹簾，只見迎頭簌簌的潑下一天水花，原來槽隙裡還浸着昨夜的雨水，惟是灑在人臉上，也不覺冰冷。因天一早的太陽，已鼎沸的蒸起溫氣，人身上微暖的，已驅散夜來的寒侵。

掀簾子的人是這幢小洋房的女主人顧回碧。看來中年以後了，雖則女人喜歡隱匿年齡，但是歲月的齒輪，就在亦不經意間，烙印在額上頰上甚至手上。看她紮力的扣帶簾穗，兩掌背面上，崢嶸的凸起青筋，在陽光裡，宛似重層的皺皮，益發使人不相信她還年輕了！——這一夜，她簡直不曾穩睡過。昨夜起風時，前廳的垂地窗，益發使人不相信她還年輕了！——自夢裡醒來，忙不迭的趕上門好，又四處的巡察了一番，把廚廳裡的一對小花貓，穩當地置在坎灶下，才回到床上來；其時，風撲撲的搗動着牆面上的一對照片；一是她與丈夫方祖典廿五年前的結婚照。時二人都年輕，她的臉容呈橢形，下巴尖翹的，一雙杏圓的俏眼，疎落有緻的劉海，輕撇地遮着她兩道細幼的淡眉；頭上的輕紗和手上的花球，雖然在照片上已呈

霧黃色，但是在記憶裡，那一瞬間的快樂和幸福，却如輕紗一般的清白、花球一般的鮮活，嵌在她的腦板裡。沒有一個女人會忘記那一天，她是如何與心愛的人，共對着照相機前的鏡頭，作了最甜蜜的微笑，被攝進照片的。——旁邊傍着她的方祖典，圓頭大目，眉線粗黑，兩頰上微顯角形，鼻鉤高聳，兩片厚唇緊抿着，惟是笑意透在眼瞳裡；他穿着厚絨的禮服，手上簡了白手套，很靦腆的假近了。她。距今廿五年，她還清晰的記得，當時他身上猶透出微蘭的香氣。到婚後第二朝，她才在盥洗室發現一種男用香水，是當時最名貴的牌子；不久前，當他倆慶祝銀婚誌念時，她還特地走下城去，訪遍了全城的百貨商店，指明要買這牌子的香水。有位女售貨員待她查了查，才睜着好奇的眼光說：「太太，果真只要這牌子？」回碧着實的領首，並且加重語氣說：「找走了十幾家都沒有。只要能這牌子！」又說：「廿多年前這牌子很出名！」女售貨員把唇線剔起，才似笑非笑地說：「合該沒有，早十年前這牌子已休歇了。要不我介紹別的給妳？」也沒待她多說，回碧已返身撤出門外。一路上問了幾家都沒有，幾個年輕的小姐都懵懂的看着她，要她們瞭解這其中的因由，除非有一天她們也在這樣的日子，找相同的禮品，才能體會得到！有位小姐臨出門時尙對她說：「豈有道理，別牌子不可？」回碧站在門前，街外投來的日影，把她的背脊照得逢亮，因此從屋內看，只見她一身的輪廓，在白燦燦的光氣，凸出一重如塑像的身影，紮實的盤在地下。她用異常確鑿的聲氣說：「這牌子對我和我的丈夫都很重要，沒有可以代替的！」說着，人已閃失在街外。背後輕聞一團笑聲，很輕浮的飄散在四週。她一點兒也不生氣，只是頓足嘆道：「現在的女孩，幾個還有實情的！」

那次的婚慶，結果她着花店的送來了一球大紅透紫的秋菊。祖典和她共熄厚白的禮糕時，女兒國麗也幫着勁，一團氣把燭火吹滅了。廳上人造花棚上，種植了成排的室生植物，嫣紅翠綠的掛滿空間，國麗的男朋友喬三峰，也忙碌的獵取鏡頭，一陣燦光燈亮，把一家人的歡愉樣相都紀錄了下來。那一天是令人難忘的。

當日夜裡，兩夫婦在小院落的涼棚下，對着溶溶的皎月，也不覺唏噓感觸起來。先是回碧把日裡，自己走百貨商店找香水的經過，仔細的告予祖典。祖典不覺激動的抓着她的手，聲音溫切地說：「也真難為妳，記得真切！說時，把腦殼仰起，用神的注視她的白髮：「回

碧，妳也老多了，廿五年來，跟我這一個公務員，不溫不飽，也着實累苦妳了，！」真想不
到他還像戀愛時期那樣，說起話來一勁兒淒涼的。回碧也着實瞭解他。當初，也正由於這份
瞭解，她才排除家庭的阻礙，毅然的和祖典出奔，由東城走落西城來。廿多年歲月悠悠，偶
然，祖典會問及她：「妳可後悔不會？」先是回碧透着氣對他說：「我一生中最後後悔的一
件事！」後來問多了，回碧也頑笑起來：「即使後悔又如何？回去也沒人要了，老了！」逗
得祖典也呵笑起來。此後，兩人也提到國麗的婚事來，祖典說：「妳看喬三峰這人如何？」
回碧道：「他倆是同學，按說有瞭解，愛情是沒有問題的。」祖典也說：「還是問問國麗的
好！」

某天週假，國麗在早上就出門了，到午飯的時候，才見喬三峰駕着「小駿馬」把她轎回
來。到了門畔，二人道了別，三峰就駕了車，風似的溜走了；去時還踏大了油管，拐彎處有
意的使勁擺盤，發出一陣刺耳的機軋聲，震得祖典夫婦牙齦發癢。前廳的垂地窗，玻璃片上
反照了兩夫婦的形像，也顫抖得粉碎；兩位老人家被震得模糊不清，久久不能平復。——這
舉措使祖典皺了眉，回碧也露出不豫之色，一時也不好作甚，只待國麗坐落了才問究竟。

國麗飯後在盥洗室漱口，回碧也隨着進來。祖典呢，他坐在外廳的橫椅上，連慣常收聽
新聞的輿緻也歇了。把收音機扭死，一屋清靜，放着耳朵聽她母女說甚。——回碧一手替國
麗理髮，一手放在她斜削的嫩肩上，替她輕柔的摩挲。國麗在鏡中，向母親露齒的淺笑，那
排乳齒很像他父親的，尤其是那對虎牙，好幾回祖典都取笑說：「那是父親的唯一表記！」
國麗也嫌那牙齒欠美，幾番囁着要換去，還是回碧費勁的勸住了。國麗說起來也頗有姿色的
。她的臉蛋兒即神似回碧，也是俏眼俏鼻的，那一瞬間看着人，顧盼流波，很快即吸住人的
注意；笑的時候，粉臉含春，真有幾分消魂的感受。凡常，因喜著大紅大花的衣裳，看起來
高大成熟得多；蹬起高跟鞋，露出玻璃纖維的絲襪，把雙腿修整得雪滑，連母親也讚着她美

。可是，在愛情的問題上，年輕的女子少有不幼稚的！也許，只有結了婚才可以使一個女
子成熟起來。但往往那太遲了，當她們成熟的時候，常常就是她們不能再次擇偶的當兒。她
們已使用了唯有一次的權利，除非她們離婚！

好幾次，祖典都對着回碧重述這番話，並且有意的說：「妳當初跟我走，就是使用自己的權利！」說這話的時候，素常是在兩老飯後，擺了兩件高背藤椅，在明月清風的夜晚，促膝傾談的當兒；祖典在回憶往事如煙的頃際，不期然要提到國麗的婚事。提歸提，從來二老也不曾在女兒面前，直截的問些男朋友的事。國麗也屬一新時代的女性，從初中時候起，男朋友即絡繹不絕的串上門來。現代的女子，許是文明和教化的薰陶下，十七八歲已懂風情，有時也着令像祖典夫婦那樣的人驚訝。會幾次，電話唏哩嘩啦的響起來，回碧趁着閒，在午飯後瞌睡，被吵醒了，迷糊糊的提起聽筒。對方聽是女的，尚以為是國麗，就口無遮攔的說了一堆混話，無非是想她想得入骨等，聽得回碧愣了然，又飛紅着臉，正式澄清自己的身份，對方才知誤了會，才急迭說「對不住，對不住！」收了線。當天她不會把這事問女兒，却在夜裡，夫婦二人在涼棚下細談時，才道及當時的窘態。詎料，祖典聽了倒反可笑說：「若是對妳說的，我可也懷醋呢！」說得回碧又是笑，又是咬牙。祖典因問：「就不知女兒屬意是誰？」回碧道：「也不知究竟。我着是擔心，太早戀愛，結果會如何收梢？」祖典道：「正是呢，女兒非嚴拘教導不可。」回碧道：「依你呢？」祖典把身靠在椅背上，仰起頭，向黑夜的高空望了望，才緩緩道：「也不好，我們不可掠奪她的權利！」因對回碧說：「從旁疏導可了，勿傷她的心。」落來，家裡電話就截斷了。

此後，少不得在女兒面前，回碧絮叨的議論道理。國麗是聰明人，也摸透了父母的心理。某次遂說：「母親也過操心了，我喜歡什麼人來了？」母親也不好扳正臉孔，只是腰聲腰氣的說：「那些電話，那些信！……：：：：」國麗嬌慵的把長髮一甩，黑鴉鴉的髮絲罩滿了一臉：「那不過是朋友，在我還沒有愛上誰以前，他們的機會是平等的！」一語既出，實也令回碧錯愕。這是一個十八歲少女嘴裡的話！她真不敢思議，她這一代和女兒相距了多遠！

和祖典談起女兒的態度，兩老協議下來，靜觀其變，看着事態發展才說。之後，在一連串的男朋友之後，他兩夫婦才認知了喬三峰。原來有一天，國麗慶生日的舞會上，她家裡外廳上，臨時湊成了一個舞池，張燈結綵的，一片華美景象。三峰入夜時來了，湊在人叢裡。他穿着一襲花格縱橫的長袖恤，掛了綴着花斑的蝴蝶結，頭頂梳理得平滑，勺後稀鬆的吊着一縷長髮呈鬚狀；笑的時候，頰上凹陷的一對渦，眼神熠熠，豐采萬分。他和國麗併立一起

，高她半截頭，要不是她蹬了高跟鞋，也真不知他們如何縣殊了！可幸國麗的打扮高明，她披了一件曳地藕青長袍，上身是露肩的二根吊帶叉形的鋪在胸脇，膚色瓷白，一拂雪齒也白，一雙流俐轉的眼瞳，黑白分明的震動，平添了一種無言的嬌媚。在那種場合，使人一看就知道他倆不平常。至少，祖典夫婦一開始就注意他起來。兩人在餐桌上坐下時，祖典一眼放在案上的生日蛋糕，一眼放在三峰身上，並且，有意無意向三峰寒喧幾句；回碧自然也不放過機會，在大夥兒吹臘燭的當兒，趁着亂，悄聲問女兒：「是他！」國麗也在亂中，壓低聲口說：「母親看着如何？」經此一問回碧不覺下眼力，着實的看了三峰一眼，並且回身向祖典點了頭，祖典才在襟袋裡掏出眼鏡，先在上頭呵了口氣，再用手絹擦明了，才載上向三峰身上細看；只見他在燈影下，和一勁兒的兜攬着國麗，神情很富浪漫的向她取笑。那副得意狀，不覺使祖典眉心跳簫一下。無論如何他都不愜意，總覺得這番姓的太過輕挑了。他細細的向身旁的回碧張望，只見她清白的臉上，油然地湧起紅潮，八字形的鎖着眉，眼光自舞池上擱開，忽遇熟悉的臉孔，才勉強的放出笑容，之後，就抿嘴不語了。祖典觀狀，也不愜的歪在軟椅上，隨手舉起一件糕餅向嘴上去；回碧也坐實下來，二人對望一刻，沉着臉，嘆了口氣，也許空氣太悶濁了，使二人頭腦都昏脹起來。待到舞曲停止，國麗把三峰介紹給二老時，祖典握了他的手，說：「世兄是哪裡高就的？」三峰把手一擺，腦袋晃了晃，用自豪的口語說：「我父親是開車行的，我此後即廣承他的事業！」說着，也不理別人的反應，逕自笑了起來。現在，祖典才看清他，原來他笑上來，頰上的渦竟是深幽幽的，一時也揣測不出究竟。在一旁的國麗，也頓覺他的失儀，苦也難言，惟有用話岔開了：「想必父母親都惱乏了，我們改日兒才說吧！」說完，也不由三峰分說，拖着他就閃匿在人群中了。

祖典經此一夜，心頭憂悵難過。舞會散後，國麗把客人送盡了，最後才伴着三峰，駕着一輛油亮清紅的開蓬轎車，趕午夜場的電影去了。屋子裡頓時岑寂了起來。往常，這時候是祖典觀賞他喜愛的電視節目時間，今夜也懶怠的動了，只是冷冷的坐在沙發上，披了繡紋輕薄的睡衣，對着白淡淡的燈火發呆。回碧在廚廳裡洗盥碗碟，時不傳來鏗鏘的敲擊聲。好不容易，待到餵膳了一對小花貓，回碧轉到正廳來時，已是午夜時分了。

她走落廳下，見窗簾上人字形的掛着一條綵帶，上有一個金鐘形的花球，在夜風中微漾。一陣風掠來，才見沙發上橫歪的祖典，一團蜷縮的在哪兒打盹；只見他花白的頭髮，迸發着幾點星霜，在斜燈晃照下，十分老孺的歪在幽暗中；向亮的一面，見到他頹老的皺臉，刻鏤着歲月的無情；向暗的一面，彷彿預示着他生命延綿的後來。但生命是無法揣摸的，誰知道這瞬息以後的未來呢？生命本是一團的未知！

回碧很感慨的想了想，順手把室內的燈火扭熄了。一時，室內濃暗起來，祖典完全消失在陰暗中了。這時候，他家院外，那一泓清潏流水，涓涓地傳來音響，很有次序地，穿林度柳而來。往時，她和祖典，兩個白髮華生的人，總是嫻靜地聆聽水聲和蛙聲，但今夜顯得很不正常，女兒國麗和喬三峰，都搗碎了他們的平靜。也許是失望，也許不是，也許是希望和失望，總之，一切來的兀然，他倆都摸不清頭緒。要爲女兒擇一個好女婿，誰不想呢？當初，她及笄之年，願回碧猶在東城書院裡唸書，她父母就撮就她和一個鄉村裡的銀鋪少東，門高第濶的，一時佳選，無如她另有衷心，竟然愛上了隔鎮一家私塾的小教師方祖典，並且做法紅拂女私奔，二人逃落西城來，落了業，一晃廿五年；當初他父母還趕來了，問祖典問到他臉上：「你誘拐我女兒，我上縣衙告你！」後來真的打了官司，堂上的說：「你女兒甘心情願跟方祖典，你就全了他們吧！」說完退了堂。願父氣得瞪眼，衝着祖典說：「你這斯文敗類，我跟你沒完的！」又戟指回碧罵道：「好個喪倫敗德的羞貨，我跟妳斷了父女情！」說得回碧紫了臉，抽抽搭搭的哭起來。母親也哭着罵：「罷，罷，妳好生跟他走了，只道我未生養過妳！」這話說出，副了回碧的心，止不住嚔啣大哭，連忙向父母跪下請罪，父母也不答理，囁囁着一幹人逕向了。回碧無奈，向南天跪下三磕首，口中道：「神明佐證，我回碧今生枉報父母，死後投生再報劬勞。」言罷，逕往牆上撞去，衆人大駭，忙上前抱住，回碧頓足道：「就讓我死了吧！」衆人也不知耗了多少工夫，才把她勸住，一併和祖典回家去了。

廿五年來，回碧當額角處，猶隱然的留着一記疤痕；偶爾對了鏡，她就溯憶起當年的一幕，每當祖典見着她的疤痕，也不覺的泫然無語。——現今，女兒國麗轉瞬成人，若是她擇了好人也罷了，若不是呢，他兩老人家又當如何？造物何竟弄人，廿五年後他們又遇到了一

斷新的疑難，也不知如何勸止女兒才不釀成慘劇！

——此際，祖典在外廳的橫椅上，斜靠著身，豎起耳朵，全情聆聽她母女的說話。——只聽到回碧說：「大清早，上哪兒玩去了？」國麗把頭髮浸在溫水裡，待濡了，才抬起頭來，一臉上都是水珠，說：「母親，妳看三峰這人如何呢？」不想女兒竟率快的問到三峰身上。自然，做母親的也不宜專斷，遂輕慢地說：「母親也說不準，妳自己是最清楚。」這樣的回答最得宜，在外廳的祖典，也打從心裡服起來，忖道：「還是太太的詞令好。」又聽着女兒說：「我一把男朋友中，像他最會說話！」外頭的祖典不覺收了眉，暗中嘆道：「太會說話的男人機心太多，可怕，可怕！」又聽到回碧說：「他對妳說了什麼了？」這是試探式口吻，很合祖典的心肺，遂注意國麗的答話，因緊張故，幾把几上的漱口花瓶撞倒了，急不迭扶着，噓了口冷氣，又聽內裡傳來一陣氣筒轉動聲，竟是國麗把一頭秀髮放散，開了氣筒吹乾。以下的話，是故聽得不够真切，遂暗暗晦氣，頻頻用掌拍擊椅上的靠手，兩眉收鎖，一臉上的皺紋都聚集一起，頃刻間像老多了十年。

原來呢，國麗偃近母親道：「他向我求婚了！」回碧臉上一震，心潮裡一陣洶湧，也不懂措辭，只是說：「妳答應了？」——沒有！——國麗率直的說，並把氣筒扭大了，一重煖氣罩在她頭上，連的回碧也感到一陣熱潮，朝着她臉上轟來；湧起了一重血氣，臉龐上脹紅了一塊兒。國麗扭弱了氣筒，翻了翻媚眼，對她說：「我教他跟父親商量去，他答應，我就嫁他！」在外頭張着耳朵的祖典，眉頭上紮了一紮，這句倒是聽得很清楚，馬上聯想到，好一個疑難的考題！就不知道自己附從的好或是反對的好？想着，不覺搓絞着手，躊躇起來；下面的話也不在意聽了，兀自走落窗臺畔，撩起幔帷。只見院落上的一株嫩梅，白花朵的綻着花蕾，襯在赫赫藍天的背景，映得半天素白。他微抽口氣，蹬落庭階，蹣跚走入花光柳影裡。

這件事，當夜兩老商議起來。祖典也沒有主意，只是說：「看光景，國麗頂喜歡他的！」回碧領首，他說：「看來也答應了吧。」又問了祖典：「你眼下就退休了，也好在這前完了一樁心事。」提到退休，祖典頓覺自己老了。他向當局一再順延，到了近六十歲還在崗位上，最近身體已感不支，遂感到自己歲月無多了；一時感觸，止不住黯沉了臉。回碧也覺挑着他的心事，忙忙岔開話題，惟是二人一時浸在愁感裡，瞬時也甩不開，到了初夜，就相繼

回房歇了。此時夜涼侵人，二人上了床，抬眼見到他倆的結婚儷影，已隨着歲月而發霉了；兩人各自想心事，至中夜方睦眼，一宿無話。

自回碧母女那番話後，喬三峰就過上門，正式造訪了祖典夫婦一次。那天，祖典團家都聚在一起，加上三峰，就四人在正廳裡議論了起來。祖典回碧才第一遭，仔細端詳了三峰一陣；回碧特別着意的，下死眼力看了三峰再看。三峰是豪門子弟，舉措不免浮氣，惟是女兒一心要上的人，老人家說什麼也只好往好裡想。祖典問了三峰：「你喜歡國麗，我們很高興，就是愛情的基礎是……」他想了想，才不期的燒紅了臉，很文藝化的說：「是瞭解和同情！像我跟回碧……」他邊說，臉是向着三峰，眼睛却瞟向回碧，見她驟然的僵了臉，恐怕詞句不得體，故說的很謹慎：「廿五年的婚姻了，永愛不渝，基礎就是瞭解和同情！」他好不容易收了梢，額上手上早沁了汗。國麗也不覺紅了臉，向父親道：「父親那來的道理，三峰就只問你答應嘛……」說完，也覺的自己女孩家，太不知拘謹了，所以偷偷噙了母親一眼，低下頭，半日不說話了。祖典到了這個地步，也覺得繞彎兒也不濟事，遂把眼光放回碧來，回碧仰起臉，把三峰看眼裡，遂平靜的說：「只要你答應了，好好待護國麗，我們也沒有好反對的，只是看你一份心！」說着，女人本性，由不得噴出了淚水。一手抓住了國麗的手臂，聲音顫動的說：「願你倆人從一而終，白頭到老……」說到此，母女二人抱頭痛哭起來。三峰從未碰到過此情景，也不覺皺了眉，根本也不知如何發放，只好說：「我愛她，永遠愛她！」說的近乎狂嚷起來，完全沒有一點風度，簡直有點俗！回碧母女各自哭，倒不管理他。只是祖典一旁看着，心裡一陣麻痺，覺得滿不是味道，遂低下頭，點燃了煙斗，叨在嘴裡，管自沉思；喬三峰似覺無趣，向着未來丈人，似笑不笑的咧着牙；一屋瀟瀟哭聲。

說着，喬家下了聘，是年破夏就過門迎娶了。婚筵上，新娘子扮得花枝招展，新郎也翩翩儀範的，博得全場的喝采。親家翁是灰髮斑斕的人，惟是精神爽奕，海量猶大，幾杯下肚之後，兩頰紅撲撲的，益發豪邁起來；翁家婦是一中上年紀的女人，很有嬌柔的魅力。側聞是翁家年輕時搭上的填房，本是酒國場間的紅姐兒，自落籍了喬老爹，倒一勁兒的安份。直到了喬老的原配，一病不癒，就扶了正，做了喬家夫人；三峰自國外歸來，對此後母倒也尊

敬，兩下無事，生活過得亦平靜。——惟是喬夫人出身風塵，出言說話不免尖刻。此際各人共桌，一眼掃在新娘手上的一顆紫玉金鑽，故意失聲道：「哎呀，好神氣的鑽戒，有五克拉吧！」說時，皮笑肉不笑的，擎起國麗的手掌，在燈暈下揚了揚，眼睛眯着祖典夫婦說：「你女家的粧奩，也太華貴了！」祖典心頭鹿撞，兀的紅了臉，正想說話，不料三峰竟攔着說：「那是我送給國麗的結婚禮物！」喬夫人登時臉上一黑，旋又擠出笑容：「怪道呢，我還打量是親家老爺的厚禮！」邊說，邊偃着喬老爺說：「你看你，兒子比你多潤，一買就是五克拉，我的臉孔往哪兒攔！」說的聲氣又嬌又爹，活脫的姨太太的况味。喬老一手搭在她肩上；她披了一件藕色的紋花旗袍，香氣襲人。湧起酒意說：「買，買，明兒替亦買，不用難過！」三峰却是自斟自飲，不覺怎樣。倒是國麗一時窘羞，埋下臉，半日不言語；祖典有被奚落的創痛，兩掌放在膝蓋上，使力的握搓，像要把痛苦捏碎的模樣。回碧也自然的青了臉；今天她順禮著了一襲紅底金花的褂裙，但是儘管一身喜氣，這時候也掩不住悲忿。低下頭，自忖道：「一個女子嫁入豪門巨宅，是不是一定幸福呢？比起貧薄的人家，他們能有多少人情味？」她想道：「許是國麗嫁錯了！」不料心念未息，耳畔又聽到喬夫人說：「我說親家翁呀！」她如磁鐵的聲音，馬上引起祖典的寒慄。「我早先聽說你退休了，我家事業龐大，難不得放下你。若是你有意屈就，我看我們廠裡還需要一個文員，你看怎樣？」說着，用臂肘碰了喬翁一下，含嗔的說：「你說呢！」喬翁彷彿酒醒似的，沒頭沒腦說：「好，好，替我做事，吃我的飯，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祖典氣得咬牙，額上暴起青筋，兩掌捏得更緊了。回碧着實也悲傷，她安得不知祖典難過，惟是這種場合她能怎樣？看了女兒一眼，只見她低着頸子，也不會抬眼看誰。她著的一身雪白清紗，圍領處扣了一條瑪瑙串的項圈，端的掛着一件翡色的玉牌，上鏤幸福二字。現在，在回碧的眼中，這二字已模糊難認了。她覺得女兒兩肩在聳動，像想哭，又不像，總之在此氛圍下，每一個人都不像他原來的自己了！

這之後，乾坤二家已不會來往了。好像一個女兒嫁了去，一切的關係都脫落了。三朝回門的當日，黃昏的時候，三峰才把國麗帶回家來。一家見了，也不特別的歡愉。在夕光中，回碧摩挲着國麗的手掌，兩唇嚙嚙，想說什麼，又說不出。按他們鄉例，新郎新娘回門，是要向父母磕拜的，並且上茶奉禮。三峰是洋化的人，自不願行這一套。當時，國麗的臉色很

難看，拖着他閃在廚廳的角落，二人理論了起來。起先礙着情面，低聲細氣的爭論，繼而粗聲濶氣的吵起來了。二老人在外廳，開放了電視機，上頭播映了滑稽的卡通片；眼睛雖放在螢光鏡上，耳朵却伸向廚廳裡。聽到吱吱喳喳的吵鬧，只好裝做沒聽見，臉上却皺成一團，千般語言都難以形容他倆的心頭滋味。

最後，大約鬧僵了，忽見三峰怒冲冲的走出外廳來，誰也不答理，就衝門出去，踏了油門，駛着「小駿馬」走了。一溜煙的，在拐彎處激起一聲狂嘯，震得院外的白梅，都驟然的飄落了幾塊。接着，是國麗嗚咽的哭泣。祖典和回碧都把電視扭熄了，隨着電視晶光的一閃，見到回碧的眼坑裡泛起淚。祖典忽然乾咳起來，掌不住伏在椅上，一臉泛白，額上浮汗，手足都涼冷了，唬得回碧和國麗慌作一團。

祖典病倒之後，第三天，才來了喬家的喬太太，坐了豪型座車，來了方家，把國麗接了回去。她進了門，隨便就在盥洗間的壁鏡上理髮起來，嘴上邊嘮叨說：「這一路上都是風，把頭髮都吹亂了。才夏令嘛，就起風了，這種天候！……」也不管別人聽不聽，就甩下灰呢的大絨披，運說自己的：「這路真難走，一路窟窿的，震得我的腰……」說完，伸了腰幹，透出一身香粉氣，才說定：「新娘子也是，出嫁從夫嘛，才三朝就嘔氣了，如何守住一輩子呢！」最後一句着實使國麗驚怖。真的，如何守住一輩子呢？想才結婚三日，那三日她在喬家可苦透了。三峰露出了真面目，根本不知惜玉憐香，新婚第二日就揚着拳頭，在她的鼻尖上扳了扳，說：「別以為是我妻子就管我，我可不受人拘管的，也勿怪我揍妳！」並且，喬太太的風言風語，也如利刀的割她的心。那天，才上了茶，喬太太就指着一個丫環說：「別以為妳是金枝玉葉的，在喬家，就有喬家的家法，安不得我剝了妳的皮！」話雖是向着丫環說的，眼睛却瞅向國麗，花遮柳隱地：「新娘子，有什麼丫頭逆意的，盡管告訴了我，好讓她們曉得我治家嚴峻，容不得人！」邊說，俟近國麗身旁，從牙縫裡發出聲音說：「別忘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每個字，像鐵釘般的釘在她心上，臉上一陣痙攣，幾乎量過頭去，耳畔還聽她說：「我饒過什麼人來了？」說完，冷哼一聲，命丫環打水洗澡去了。

今天喬太太來了，臉上一重油光，笑得很和藹，真不懂這女人的背後，能有幾幅臉孔！她問知了親家翁患疾，也不特別關情，只是哎喲了一聲，演戲般的慰候了幾句，旋即看了腕

鏡，失聲道：「我還有牌桌呢，新娘子，乖乖勿使性，隨我回去吧！」說着，就拖着國麗上車，回頭向親家娘擺了手，就一溜煙似地去了。回碧呆立在門上，陽光投在她的身軀，一撇影子貼在灰牆，益發顯的她乾瘦了；這幾天下來，她瘦得連自己對了鏡子都感到驚訝。

年邁的祖典，經不住日來的寒薄，病勢轉趨惡化。一夜間，每有忽然驚悸的醒起，渾身冷汗，並且大小便失禁，氣息也微弱了，使回碧又是擔心又是驚惶。一日，祖典氣喘上了喉頭，一手抓住了回碧的手幹，顫聲說：「回碧，我看也不能再撐持了，我若是不起，最遺憾者是國麗嫁的不愜意，往後也不知如何挨下去；再則，妳此後形單隻影，也不知如何收梢。只恨我當日答允國麗嫁給喬家，我真後悔！不是她說，我答應她就嫁麼？我竟答應了，我之罪孽何期深重！……」說着呢，潛潛的滴淚，灑的一床濕濡。回碧此時，已哭得成了淚人，邊爲他灌藥，邊勸慰說：「也別想這些了，只求你康復，一切才重頭計議！」祖典因病榻纏綿，臉容都雪青了，肌肉收縮一塊，骨骼都暴兀出來，看去有點可怖。「回碧，恐也太遲了。那日，國麗親自對我說的，她重複了我過去的話，一個女子只有結婚後才成熟的，但已過緩了，因她已無選擇的餘地……」。她說，她現在相信了！「說到這裡，許是太疲乏了，漸漸的闔上眼，很辛苦的呼吸着。旁邊的回碧用掌掩住口，一徑的向院落裡走來，靠在石欄上，放開聲，一任自己的嚎哭起來。此時已入黃昏，日暈奄奄，迴光透入庭院，顯的一切都黯敗無色。臥房內，祖典突然嚙喉裡一勁的搖動，張聲欲呼，但已撐不住，喉隔上一甜，一種內力往上衝，哇一聲，吐了一口鮮血。回碧聞了動靜，發狂往房裡衝，只見一床都是殷紅血漿，祖典已奄奄待息，一手抓住回碧的雙掌，斷續的說：「原諒我，回碧……：原諒我先走這一步……：」回碧渾身顫抖，自喉間迸出聲音來：「祖典，你……：你不能走……：」祖典強睜眼簾，酸楚的說：「告訴國麗，原諒父親，我一生只對她做錯了這件事，請她原諒……：」長長的翻了口氣，又說：「回碧，妳當日離家，跟我跟了廿五年，妳不後悔……：」說到此，緩緩的用手，摸向回碧額簷的疤痕。回碧已失制的叫哭起來，嘴上說：「不後悔！」祖典酸酸的一笑，末後，口裡噴出鮮血，眼下金光四濺，徐圖闔上眼，感覺迷糊，逐漸舒坦，就此辭世了。回碧如着雷轟，撫屍哭上一晝夜，親朋聞訊而來，草草安殮了；國麗回來守靈，每想到父親恩情，撫胸頓足，哭個不休，衆人頻頻相勸方止。喬三峰只在大殮時

來了一轉，鞠了躬就走；喬老翁及太太是來了，只付了一封贖儀就走了。喬太太還繫了指甲油，雪藍色的，上香的時候，映在燭光下，亮的怕人！

——回碧寡居了一節時日，也到托兒所找了份事，把時間精神寄託在別人的兒女身上。國麗不久也生獲麟兒，少有出門了。間或差人送些薄錢來，也是靜悄悄的，不想讓喬家知道她接濟外家。幾次，回碧拖着緩步，經過喬家門外，穿過烏黑的鐵門，見到那幢雲白的二層洋房，在樹影花影中浮現；偶爾見那洋臺上，有一宛似國麗的身影閃了閃，她衝動的想喊，但理智又制止她，遂踏着緩步，往歸路去了。

不久，她風聞喬三峰另闢金屋，在外有了人。國麗呢，聽說很苦，但從不見她回來探望，所以一切都不能証實。她只有祈求上蒼，見憐她的女兒，一切風聞都屬子虛就好了。

——經過夜來的風雨，回碧起來感到慵怠，微微的乾咳湧起，自己掀了簾，坐落床上憩了一會，就走入庭院，款步向溪畔處行走。此時，太陽已吐露金芒，樹葉上反起油光，亮兮兮的充滿生機。步過梅樹前，一片片花絮撒滿一徑；花開花落，總有情懷。一時傷悵襲上心頭，止不住嘆口氣，把花絮掃下溪澗，由水送去。

晴空上，一群候鳥盤旋橫飛，忽高忽低，遲遲欲下；一撇祥雲，掠過天際，遮天壓地而來。回碧把梅花掃盡之後，就轉身往林子裡走，她步履艱難，良久方消失在林木中。

(七五年七月)

誹謗上帝的人

我住在一間教堂附近，每個週日清晨，我都可以看見許多人到教堂集會，大多數都是穿着漂亮入時的婦女，青年。許多是乘星期日之便吧？許多是坐車來的。我不明白他們在教堂內做什麼，我沒有時間去看。我只聽人說過，教堂里面有上帝。上帝即是神。我聽了只覺好笑。套上一件棉布深藍色的衣，工作去。星期日工作，可得兩份工資，這個比較要緊。

一個星期六傍晚，我和幾個朋友，聚在一間露天的咖啡座邊喝酒。有一個女人經過，穿着迷妳裙，胸部又那麼的渾圓結實，我喝着酒，目不轉眼的看着她：

「媽的，看了就想到床！」

「你這個人，老存着淫慾之心，當心上帝罰你。」張對我說。張是教徒，相信上帝。每次什麼事情，他總是上帝上帝的。我聽了就覺得心中不舒爽。我們是人嘛，結結實實的人，爲什麼做一件事便要在那冥冥中的神拉在一起呢？許多人做了更糟的事，都不見上帝處罰他。

「上帝？上帝是怎樣的？高的？矮的？圓的？還是扁的？哈哈，哈哈。」我喝完一杯酒，再倒多一杯，喝完了，我再叫了一杯，講完，自己很好笑。

「對神的東西不要亂說，阿獅。」趙喝了一口蜜酒，拍拍我的肩膀：「我們駛車聽的人，最好還是別誹謗神的聖意。」

「哈，你也相信上帝的存在嗎？上帝這傢伙如果存在，就應該抓來打屁股！因為他太平，讓我們的老板越來越富，而我們却做牛做馬。」我的牢騷又來了。

「你喝太多了，明天還得做超時工作呢！」趙和我同事，他和我一樣，一週七天，不會休息過。不久前，他用了一筆錢，娶了妻子。不到一個月，妻就跟別人跑了。過後，他曾停工一個時期，成天坐在這咖啡座發呆。後來，我們幾個，死命勸他，拉他回去工作。現在已回復正常。不過，很不喜歡人家趕起結婚娶老婆的事。

「上帝如果好，祂就不會這樣來折磨你了。」我爲了要使他也同樣討厭上帝，才不會顯得我的觀點太孤立：「你不是好好的人嗎？勤力工作，不好不詐，上帝這樣來處理你，是不是合理？」

「別談這個。夜了，回去吧！」他叫老板，給了錢，把我留下，便走了。張和另外兩個人也走了。我却不理他們，坐着，再叫了一瓶蜜酒。

「怎麼啦？受刺激啦？」老板和我相熟，因爲我們時常在他這邊喝茶飲酒。我沒有理他。不知爲什麼，我心理上好像受了什麼刺激似的，很不爽快。忽然，我拉住老板，叫他坐下來喝酒。

「你說，上帝是真的有嗎？」

「怎會沒有？說真的，我雖然拜神的，但我也信上帝，許多事實證明給我們看了，人家說的；報上登的，你不得不信啊！冒犯神明，必有不好的下場的！哪，我的朋友，當衆罵神不靈驗，拿黃泥去塗神像，結果第二天便撞了車，手折斷了。……」

「說神不公平總該不錯吧！」我有點心跳地向。

「神的東西，還是不去誹謗祂好。」

「如果無意間說了神的壞話呢？」我找藉口。

「那就要向神祈求原諒了。」老板很嚴肅地說。

我沉默下來了，我大口的把酒喝完，神真的是有的嗎？我爲自己在找事實的證明，我要

爲自己的尊嚴找出實事來撐腰。我要證明我並沒有誹謗上帝。我撒下老板，踏脚車回家。途中我一直在想，突然想起我過去的一位朋友，他患了重病，由媽媽扶他教堂去許願，若上帝能救他，他將出力替上帝做應做的事。可是，過後不久，他便去世了。臨死時，笑着說：

「上帝救我，所以讓我死去！」

我覺得由這件事，便可証明了上帝是無能的。否則，我的朋友就不會死去。我回到家里，已是十一點，妻子還沒有睡。還在燈下替我縫補破褲子。我雖已經找到了支撐我尊嚴的理由，但不知爲什麼，還是老覺得心頭悶悶不樂。老是忘不了自己剛才過份的說話，自己雖不信上帝或神之類的事，說了爲什麼又放不下心呢？平時，我總是想，人是最偉大的，人應自己處理自己的問題，上帝或神是無法助人類的。如果能，則人只成爲一種附庸，而且，應該減少許多悲哀。

妻子看見我沉默的坐在那里發楞，便問我有什麼心事？是不是又喝醉了？明天要出車不？等等。我不答她，我被自己剛才亂誹謗上帝的事困惱着。得罪了上帝，會有什麼結果？我要聽聽妻子的意見。

「我問你，娟，無意地得罪了上帝，會怎樣？」

「你平時不是不信神和上帝的嗎？」妻笑着說。

「我要亦告訴我，會怎樣。」

「會受罰。」妻還是笑：「怎麼？你得罪了上帝嗎？」

「上帝都沒有照顧我，我對祂埋怨，也沒有什麼不可吧！」我爲自己辯護。

「其實，我們生活平安，快樂，便是上帝的賜予。」妻這樣答我，我感到更不安。更孤立了。妻竟然也在爲上帝辯護。我整個人攤軟在藤椅上。有人說，只要你不要棄上帝，祂便與你同在，如果你卑視祂，祂便離你而去。如今，我這樣誹謗祂，算不算卑棄了祂？如果是，那我將怎樣？照妻這麼說，我日後出門還會平安嗎？唉，真後悔剛才，爲什麼要信口雌黃？漸漸地，我越來越覺得心情不安。我把剛才的事，全盤與妻子說了一遍。妻子聽後，臉色沉沉地說：

「你這種人，上帝不罰你一次你總不能改！」

妻子竟然不替我想辦法，去祈求賜我無罪，反而希望上帝處罰我。我感到失望極了。我用手托住我的額，用力在太陽穴上搓了又搓。我閉上眼睛，一片黑暗，黑麻麻中，有一團一團的深紅色，像一塊塊豬血，在翻滾着！我馬上張開眼睛。我覺得自己好像一點力氣都沒有，如那黃瓜藤，沒有支柱一般，站不起來。心跳去比平常要快，而自己可以聽到卜卜之聲。

「明天要出車，早點睡吧！」妻說，她看不出我軟弱無力。她總以為我喝多了酒。

「明天不出車了。」我低低地說。

「爲什麼呢？和老板吵架啦？」妻摸了摸我的頸背：「啊，爲什麼沁滿了汗水？」

我躺在床上，老是睡不着，老是後悔，老是心跳。妻却倒下床，不久便呼嚕嚕的睡去了。這時，我好像獨自躺在曠野中，不知方向，摸不到床沿，老是迷迷糊糊，好像病得很重的人。翻來覆去，睡不下。睡不下。我不知道上帝要怎樣處罰你，我心中却一直叫自己，不要相信上帝的存在，不要相信上帝的存在。……

半夜里，我起來喝水，口乾得厲害，妻子被吵醒了，是我故事把她吵醒的。她也坐起來，我說：

「我不能睡。」

「喝太多酒了。」

「不是，酒再多兩瓶也不妨。」

「那麼，是什麼困憊看你？」

「上帝。」

「唉，上帝是寬宏大量的。你的無知，祂是會原諒你的。所謂不知不罪呀！」

「我真的是不知道上帝有沒有存在呀！」我聽見妻子說麼說，我也寬心了一點，便把這句話說得很大聲，好像是要把聲音傳到對面教堂里去！

「上帝一定原諒你的，下次你不再誹謗祂便好。」

妻子這句話，使我心如釋下重担，頓時開朗了。我好像一個小孩子，投進母親懷抱般投向妻子。妻把我緊緊地擁住，我感到安全無比。

陳政欣

無人先生

我的寓言 ZON

一清早，當移民廳的大門一打開，無人先生即已興緻冲冲地走了進去。向移民廳的一位書記要了份申請出國護照的表格，在旁邊的一張椅子坐下。把表格攤開在桌面上，他從衣袋拔出他的原子筆。他的心在喊，我要去環遊世界了。

姓名：無人先生

出生地：虛無

出國目的地：虛無

出生日期：不知

職業：

父名：

母名：

醫生證明：去你的，這麼麻煩！

無人先生看到「職業」，「父名」「母名」的項目，不禁怒火大熾，再看到「醫生證明」項目時，他寫下：去你的。

他把表格交還給那個書記。那書記看着表格，微笑漸漸地在他嘴角綻開，那顆半禿的頭不住地點着。無人先生把頭一回，走出了移民廳。

那張無聊的表格激怒了他。他恨恨地閉着雙眼，低着頭盲目地在街上走着。車聲，腳車鈴聲，脚步声，人聲一直在他耳邊响個不停。他把心靈關閉起來，把一切拒在感覺之外，無感於一切的噪聲。他走着，走着。不知走了多久，突然一種奇異的腳步聲擠入他的感覺，撞擊到他的耳膜。他嚇了一跳，停了下來。他仔細一聽，不錯，有一個人在他前面走着，那人的腳步聲清晰地在他前面傳來，撞擊着他的耳膜。一聲聲的腳步聲在他的耳廂迴响，於是他順着那腳步聲，低着頭閉着眼睛跟了上去。那人的腳步聲一步步地在他前面响，他的腳步也一步步地跟着。

突然，無人先生想道：何不超越前面那個人？於是他加緊腳步。前面那人的腳步還是不快不慢地保持着原先的速度，在前面响着。漸漸地，無人先生感覺到公司已趕上了那人，並且平行地走在一起，因為這時他不只聽到那人的腳步聲，而且也感到那人的呼吸聲在身邊响着。無人先生一時興起，在雙腳上加把勁，一下子就超越了那人。他清清楚楚地聽到那人的腳步聲落在他的背後。無人先生很高興地停下來，回身一轉，並張開眼睛一看。竟是空空如也，一個人也沒有。無人先生嚇了一跳，發了一陣呆。然後又回過身來，閉上雙眼再向前走。他才走了幾步，在他前面又清晰地傳來那人的腳步聲。無人先生不服氣地又加快腳步，企圖超越那個人。那個人的腳步還是不快不慢地走着。一下子無人先生又趕過了那人。無人先生又停下來，回過身子，雙眼一睜，竟然無人。無人先生被嚇呆了。過了陣子，無人先生回了神後，他又回過身來，閉上雙眼向前走。才走了幾步，前面又傳來了那人的腳步聲。無人先生急急趕前去，又超越了那人。他轉過身子再雙眼一睜，竟然還是像前兩次一樣，連個影子都沒有。無人先生可被嚇壞了，他發呆地站在街邊，眼望前方不知所措。

這時有人聲音在他耳邊响起：我也是無人先生，我也來自虛無，我也去向虛無……

無人先生慌然四顧，呵，那裏有城市，那裏有人跡，那裏有聲音，那裏有顏色！沒有，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片空無，沒有顏色的空無。

無人先生把頭搖了幾下，再雙眼一睜：呵只見星羣無數在四周飄遊，一團團的星云從這一角旋到那一角，一堆堆的星河從遠而近，從近而遠地飛馳過。地球就在無人先生的脚下，太陽就在無人先生的手中，慧星在無人先生的髮梢飛過，月亮就掛在無人先生的睫毛上。

無人先生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風訊

□雲起時的「元代散曲文學研究」，自上期刊出後，很獲得好評，在星馬地區來說，這是少見的立論穩健持重的古典文學研究文字。該文共分三章，已刊出兩章，第三章較長，將分別於下兩期繼續刊出。

□溫任平的「燈籠」，是一篇以散文方式介紹現代詩的文字，介紹的是一些詩壇新秀，讀來並不吃力。

□鄭百年在他的「學與思」專欄內寫「一種呼喚」，說靈性是人類最高的生活境界。同樣地，我們覺得，有靈性的文章，才是經得起一讀再讀的文章。

□溫瑞安經常在本刊發表詩作，本期刊出一篇評他的文字，也許可以幫助讀者閱讀欣賞溫瑞安的詩。

□葉嘯以素描的筆觸，捕捉幾個「茨廠街」的日常鏡頭，很寫實，但不流於俗套濫調。

□張瑞星近來寫作甚勤，且作多方面的嘗試，本期的「感覺·隨筆」，短短數行，對事物頗有新的感悟。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是一篇通訊稿，作者沈安琳女士，曾在教育界服務十數年，此次乘她環遊世界之便，為本刊寫數篇通訊稿。這是第一篇。

□菊凡停筆已久，本期發表的小說，是數年來第一篇作品，我們希望其他一些停筆已久的作者，能像菊凡一樣，重新執筆勤於創作，勇於發表。

□陳政欣的「無人先生」，文字雖屬不經，但實有深意。

蕉風文叢

●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書，是一位蘇聯藝術家對人類說的話，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心，是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誠摯與純真的內心剖白。陳瑞獻和郝小菲合譯。（定價一元）

●歹羊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的「填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定價一元四角）

●黃潤岳的「閒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已售完）

●拉笛夫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音拉笛夫的第一本特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購想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欣賞牧羚奴和梅淑真的譯筆。（定價一元）

●蔡蕤的「蔡蕤論文集」

這是一本探討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集，較偏重在詩、詞、曲方面的研究。（定價一元）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1 期 ● 一九七五年九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